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曾文正詩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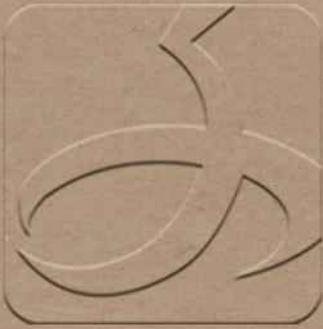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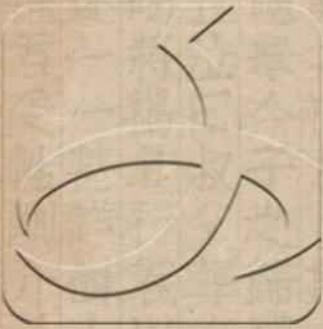


冊四



Vertical text at the top of the left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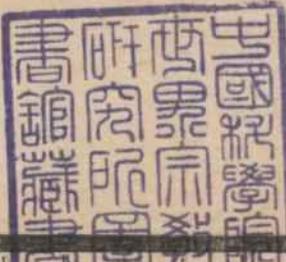
Main body of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page, arranged in columns.



曾文正公文集卷三

隨州李君墓表

道光二十六年某月隨州李君年八十四考終於里第其兄之子戶部主事樹人聞赴京師將去官持喪余往弔語之曰於古期功之喪仕者去職總之喪士不得應舉今子之歸禮也樹人曰豈以爲禮致吾哀爾且泣曰叔父葬有日旣埋石幽宮維墓道當別立碣將揭其行義以示來者敬以屬先生則爲余縷述一一甚詳樹人事余甚敬又以禮請余其可辭惟君受性剛介於事無所不敢凡所力任必自於公或私於己豪毛不以措意人所愈憚當之愈勇嘉慶初川楚教匪蠡起漢沔荆襄蹂躪殆遍隨州之西有環潭者巨鎮也賊將大掠而



窟之君戒鎮家出一人負薪一束執長竿籠一炬
臨水雁列竟夕焚薪火光互六七里賊不敢渡隨
以不陷近村有田久沒於水吏責賦於比鄰民絕
苦之君徧哀諸司乞蠲無田之賦竟以得請其他
施於鄉者稱是是故邑有舉也非其倡不與里有
爭也非其解不息其貴盛也人皆稱願之其疾皆
奔視其沒也哭之皆哀云李氏世居隨州家微也
君少與其兄某發憤力學自度終無以大其門乃
去爲賈累致千金一以資兄宦學不問久之乃爲
兄納金縣官得除爲丞稍遷至雲南嵩明州知州
而君亦以武學生入資爲都司於是諸子翩翩文
學仕進寔昌大矣君諱某字某曾祖某祖某皆不
仕考某以嵩明君貴 誥封奉直大夫子二人長

某以嵩明君得子遲與爲嗣後遂不還次某孫某
某自嵩明君之沒二十年君撫諸孤恩勤備至樹
人之官京師君一資之如資其兄其視兄子不知
其非己子其視己子不知其非兄之子也嗚呼自
衆人論之彼施於鄉者博矣自知道者觀之獨其
施於家者不可能耳不可能也則亦不可朽也

錢塘丁烈婦墓表

道光二十有七年十月錢塘丁士元圖其五世祖
妣烈婦周安人之墓道又譜其世系述其節行踵
吾門而告曰士元之五世祖妣周氏南疆繹史曾
以綴之列女傳者也實以順治初殉難今二百載
矣維塋域有下窆之石不克宣刻事蹟暴諸道路
懼終將晦湮且無以興救世世子孫先生天下之

夙於文如不余屏請爲文揚之墓是寵施吾族而厚吾先世以不朽也國藩禮辭不獲則謹次丁氏之系烈婦之畸行與 聖朝旌顯幽微之義有顛有委以激懦者其語曰丁氏之別子居山陰者曰際龍世農也其元孫曰瑞南始爲賈杭州是爲烈婦之夫烈婦生而篤孝其母患心痛絕急或稱海上方指血和藥可立已烈婦則盡刺十指劑血以進病良已瑞南旣賢遷於杭家中有無一仰烈婦裁穴而緝匱贏事而縮食秩如也順治三年我大清兵下紹興土賊乘閒四出焚掠烈婦挈二子奔竄賊數規之烈婦度終不得脫乃以二子付族屬之老成者曰以累若襁歸兒父吾不可爲賊辱遂自投水賊追救之不殊凡三溺乃絕年二十有

三歲瑞南在杭聞難奔焉三日矣尸不腐蚊蚋不集其卒以六月四日天盛暑也瑞南悼妻之義死痛土賊之獸心曰孰不可居又奚爲於故里遂占籍杭州前烈婦所挈竄之二子長曰聘賢季曰茂卿至是聘賢始爲錢塘人矣其後百有數載至乾隆十四年孫可學上其事於 朝乃蒙 恩予旌表又數載以可學官某官 贈烈婦爲安人凡九十載至道光二十五年烈婦之裔孫士元以進士

入翰林丁氏寢寢昌大矣維明季之亂匹夫匹婦蹈死如歸者所在多有而食祿者往往濡忍不決或偷活無幾時旋亦周章就斃等死也血氣之軀非必久長不敝之物也彼獨須臾不審耳人固有斷不可不慎之須臾如烈婦之光顯豈須臾也哉

亦且長久焉爾

桃源縣學教諭孫君墓表

君諱葆恬字劭吾孫氏善化人祖繩武歲貢生考先振舉人直隸隆平縣知縣隆平君無子有兄曰先捷縣學附生晚而生君乃兼以後隆平君禮律所稱一子承二祧者也君生貴重兩翁絕憐之不欲苦以學業君曲承歡意進則奉槃疾趨嬉游無度退則顓顓自敕鑽仰羣書本末交修既治且篤年十七補諸生中式嘉慶己卯科舉人於是贈翁始知君之學之勤人之所不見也道光六年以大挑選桃源縣學教諭始至學官弟子或丙夜踏門曰願有謁也君訶禁立絕諸生相戒惕息不敢近君稍稍引進矜其不能有某生才而無檢提學使

者將除其名君召而數之曰若以惡聞於一縣今當痛自艾埽地自新則生蹈故則否生頓首謝不敢負學使者亦竟不黜生又有數十人以錢糧浮收訴縣令於上官刻碑縣門頗劫持之冀薄斂以寬民力縣令大怒將名捕致之法君從容開說仆碑弛獄久之壹解縣令邵君以事罰富人錢二十萬輸於學宮陰以乞君君別藏之及以憂去官召諸生使具狀出錢予之貫則朽矣在桃源九年大計卓異例以知縣赴部謁選君曰今日令長豈得行其志者吾上有老親又奚爲於選人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某甲子卒官春秋四十有八卒後三年君之子鼎臣芝房以道光乙巳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君以覃恩晉贈儒林郎又二年次子顓

臣以丁未科進士改兵部主事又三年今上卽位晉贈奉直大夫明年子觀臣中式咸豐辛亥科舉人又明年以宣宗升祔恩晉贈中憲大夫是時粵匪洪楊諸逆方犯湖南聯巨艦浮江而東荆揚鼎沸芝房及其兩弟歸自京師又二年頤臣觀臣相繼淪逝又明年咸豐丁巳十二月某甲子君之配桂太恭人卒死喪頻仍家稍替矣太恭人孝恭任淑處變不驚鎮箠有卒譁戕其長官濱沅州縣洵洵東徙避亂流賊有自通城竄長沙者家人亦鳥徙避之太恭人晏然守靜不爲訛言震駭卒以無事方從官桃源學署贈翁縣學君實在養每晨興君布席太恭人進饌贈翁年幾九十與子婦爲辭讓者再太恭人執玉賓賓恆有嬰兒之色見

之者不知其娶婦生孫子已登科也太恭人之沒後君十有六載咸豐九年二月某甲子芝房奉母合葬於赤江先塋先事屬友人曾國藩表其墓國藩因循未卽爲而芝房不幸死矣始君以樸學冲襟未竟其施士林惜之又頤臣觀臣以才子早世又益惜之至芝房秉父之訓立朝有風節著書廩廩近古矣復以憂死每加惜焉君子小人知與不知所共悼痛者也且所謂天者何也高高者與人世迴絕其好惡固當大異於人不可究詰耶抑食報有時遲之又久而後大定耶以君之積善教子芝房之所成立如此卓卓而猶不克顯則將來所謂大定焉者又可必其盡如人意而祚之無已乎於是爲鑱諸石揭諸墓道以俟夫異時觀化人者

取驗焉

武昌張府君墓表

君諱以誥字兢安號經圃湖北武昌人生而祇慎
鞠躬容儀几几與人無疏戚必先遂其所好而後
已以聽之所遇和順則曰彼實宥我余非能善此
不順或有曲難隱抑則曰我之咎也彼何罪即非
禮相加尤不肖益泊然避之即嚴事我尤卑賤尤
磬折與之鈞等遠近從之者泊未嘗見其有所舐
觸拂戾也曾祖斯錕祖維滄國子監生考本用歲
貢生廣濟縣學訓導訓導君既以能文鳴於時生
二子長曰以謨成嘉慶戊辰進士君以少子承父
兄之業折節力學尤善爲制舉之文每構一篇目
營四海精驚九天之上不可得而究也徐而洗心

冥默若無可言往往鑿險鉤深歸諸平淡無有窳
聲曼色坐是屢擯於有司君亦不少變以求速化
其爲之益勤自七經孟子下逮有宋諸儒者之說
莫不鑽研以是澤其文訓其徒友亦以是行之於
宗族鄉黨里有貧不能舉婚喪者別差等周之宿
負逋租無多寡壹蠲之乞人有強暴者羣乞擁之
山中將椎殺之一人寤曰此張某墓地也張公
長者無以訟事污累長者相與徙之他所主者果
大困於是識者歎君之德感及頑族矣道光四年
八月望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三配余孺人子二
善鏞縣學生善準歲貢生孫成縣學生裕銘裕鈞
縣學廩生裕鎮裕釗道光丙午舉人諸子孫皆以
文行紹其家學而裕釗賢而能古文日昌大不可

量君以道光十七年三月壬辰葬於大冶縣杉木橋東之張家山凡二十二歲咸豐九年裕釗致父之命乞余表其墓自制科以四書文取士強天下不齊之人一切就瑣瑣者之繩尺其道固已隘矣近世有司乃竝無所謂繩無所謂尺若閉目以探庾中之豆白黑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於文者將焉往而不黜哉余爲述一二以彰君之懿行亦深譏當世君子有衡文取士之責者尙知警焉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官游擊君高祖也祖嘉

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 敕封文林郎

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兄沒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貴其隱占之罪河西有甯遠子稅所府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嗎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爲木裏喇嗎去鹽源且二千里 朝廷特羈縻之非真利其土也彼土菽糧不足於食朝廷開廠暮聚

萬人運夫倍之不幸鑪礦寡耗衆散爲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卽經堂山也貪小利買大釁事誠不便大吏躡君狀檄君往左所履勘春暮鏟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衆嚴兵以待旣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奠我居世世不敢忘行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懸之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其酋項克珠進銅佛爲壽填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牽

衣索棗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粟旣除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歎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詭隨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奏就而受業學舍如蠶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旦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掃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國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其僾易惠氏書閣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

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遵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田山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殤次方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瑤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君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爲族子攜至廣西佚去友芝掇輯編爲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旣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爲文表其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据宗尙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爲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張惠言皋聞

郝懿行蘭皋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爲吏恩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偏陬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爲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憂無和者可自壯也

鄧湘皋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湘皋先生先生自甫掇科名卽已厭薄仕進愼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礪東以詩相厲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覷幽刺怪遏之使平終歲顚顚誓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礪東與相違覆引繩落斧剖晰毫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

嘲互訟神囚形瘁已而窒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爲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甯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事箸述與礪東略同然礪東持律矜嚴體勢稍褊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礪東牆宇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食飲如有大譴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洞庭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濱資郡

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東起灘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爲沅湘耆舊集二百卷徧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邨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元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覆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節烈爲召伯祠從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證一卷五忠祠

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衆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智識卽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瓌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薄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達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欽之妾何氏子二琳廩貢生候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

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女子子三人孫四光黼光緗光絃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邨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瑤皆敬謹弄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爲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君諱永思號兩峯世居湖南長沙少而峻整自將忱恂績粟吶吶如不能語事至則剖晰毫釐枝分

縷解辨窮萬變而斷以片言長老往往驚異以爲
吏才天所授也年三十二以嘉慶五年庚申舉於
鄉十四年己巳成進士卽用知縣明年署雲南嵩
明州知州斷獄八百民譽翔洽徙補楚雄縣楚雄
故附郭劇邑君至一以治蒿明者治之訟牒入立
判紙尾期以某日質訊出則聽民遮道自言停輿
研鞫前者辭窮後者大畏或就逆旅操筆定讞且
判且詰決遣如神尤善爲離參之法離參者如欲
知豆價則先以麥問甲次以稻問乙次以梁問丙
離其事異其人而旁參之然後進退以定豆價百
不失一君用此術多奇中他人效之亦不能得民
情僞也大吏以君旣政成常使兼聽鄰縣之訟大
姚有辭繼賢者殺人獄成省中覆覈則詭辭翻異

問官數易爰書數十易終不能決君訊之七晝夜
卒以參鞫其子乃得情實論決如律某官解餉銀
至省發封則失銀而得數石以獄屬君君察石有
蟲齧痕非道途閒物因問輦運之卒甯覺馱負左
右敲乎頗憶敲側始何日乎卒對某日過某店始
覺右敲君自省返楚雄挾此獄與卒與石俱行途
中雜采羣石較之皆不類至某店得石與蟲齧者
類一鞫而伏遂抵旅店主人於法五侯神者不知
所起淫祀也土民與江西客商爭祀構訟數十年
君以黷祭宿獄終無已時令昇神像至縣庭取筆
判八字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立飭吏卒碎而毀
之兩造相顧愕眙而散蓋君之明而能斷類如此
嘉慶十七年大姚令上變告烏龍口有衆數千嘯

聚爲亂郡守夜召君問策君立與區畫草數書抵
旁縣戒勿輕動遣數人僞與賊暱者風使解散而
潛發輕兵掩捕擒七十人罪數人而事定於是遠
近又歎君才堪濟變也在滇六年凡三署大姚四
署廣通兩署南安州再爲鄉試同考官上官方以
治行卓異薦君而君以父命不樂久爲吏遂援例
改就京職官戶部員外郎貴州司行走兼管廣東
司議蠲逋賦釐定鹺政多所匡贊道光二年丁家
艱歸自是山居二十載養母教子收族振貧祭田
義渡凡諸善舉皇然如有失而急圖之陶然與販
夫農父相狎自忘其爲宰官之身人亦忘之亦愈
敬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春秋
七十有四曾祖從美祖必化 賜贈奉直大夫考

勝桂 誥封奉政大夫以五世同堂獲旌於朝
祖妣氏范妣氏黃皆封宜人君之配黃恭人以賢
孝特爲舅姑所倚嘗一從夫雲南官舍而未及從
宦京師凡綜理彭氏家政七十餘年敕始慈終內
外秩秩室靡棄物里無違言妣婦有先亡者叔早
逝者撫其諸子女公早寡者撫其孤甥曲有恩紀
齒逾八十猶篝鐙紡績不倦同治元年閏八月二
日告終蓋九十有六矣子申甫道光乙未科舉人
候選通判婦陶氏安化文毅公女也女三皆適士
人孫樹森同治甲子科舉人志本序本豐本孚本
孫女十二申甫以道光壬寅九月某甲子葬君於
長沙之文家段蓮花台同治壬戌閏八月某甲子
葬恭人於木魚山墳壠相望約二百步而近屬國

藩表其墓於是敘述大節而綴以銘銘曰
流水不腐古傳斯語賢侯之明積勤所補壽母之
壽本諸勞苦居上而逸天所不許降福者天宰天
者人治獄陰德恆大厥門科名賡續有子有孫更
千萬禳長裕後昆

大界墓表

王考府君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棄養倏歷
二十三年當初葬時吾父以書抵京師命國藩爲
文紀述先德揭諸墓道國藩竊觀王考府君威儀
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
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
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訓
來葉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後昆府君之言曰吾少

耽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
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
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
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嶺山下壠峻如梯田小如瓦
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畝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於
從事吾昕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
禾顛以爲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
保任之入而飭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
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
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
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
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
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儼

福求諸幽遐吾以爲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
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
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
而引爲深恥旣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
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迹吾門此心乃快其
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沉應羣倫至於巫醫
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遠舊姻窮
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
而卜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
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
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嘗居閒以解
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
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

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
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
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
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蓋府君平昔所恆
言者如此國藩旣稔聞之吾父暨叔父又傳述而
告誡數數矣府君諱玉屏號星岡聲如洪鐘見者
憚懾而溫良博愛物無不盡之情其卒也遠近感
唏或涕泣不能自休配我祖妣王太夫人孝恭雍
穆娣姒欽其所爲自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經
紀百端曲有儀法虔事夫子卑詘已甚時逢愠怒
則竦息減食甘受折辱以迴眷睞年逾七十猶檢
校內政絲粟不遺其於子婦孫曾羣從外姻童幼
僕媪皆思有惠逮之權量多寡物薄而意長閱時

而再施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卒春秋八十葬於木兜冲其後三年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於八斗冲遷太夫人之柩祔焉其後十年爲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均改葬於大界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輔臣考曰竟希曾祖妣氏曰劉祖妣氏曰蔣曰劉妣氏曰彭以國藩忝竊祿位府君初 貤封中憲大夫後累贈爲光祿大夫大學士兩江總督祖妣初封恭人後累贈爲一品夫人 聖朝推恩追而上之竟希公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亦贈一品夫人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仲父上台早卒季父驥雲無子以吾弟國華爲嗣孫五人軍興以來惟國潢治團練於鄉四人者皆託

身兵閒國華貞幹沒於軍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咸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其風采亦可想已曾孫七人元孫七人凡茲安居足食列於顯榮者繫維祖德是賴於是敘其大致表於斯阡令後嗣無忘彝訓亦使過者考求事實知有衆徵無虛美云

台洲墓表

嗚呼惟我先考先妣既改葬於台洲之十三年小子國藩始克表於墓道先考府君諱麟書號竹亭平生困苦於學課徒傳業者蓋二十有餘年國藩愚陋自八歲侍府君於家塾晨夕講授指畫耳提不達則再詔之已而三覆之或攜諸途呼諸枕重

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徹乃已其視他學僮亦然其
後教諸少子亦然嘗曰吾固鈍拙訓告若輩鈍者
不以爲煩苦也府君旣累困於學政之試厥後挈
國藩以就試父子徒步囊筆以干有司又久不遇
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補縣學生員府君於是年四
十有三應小試者十七役矣吾曾氏由衡陽至湘
鄉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
若創獲何其難也自國初徙湘鄉累世力農至我
王考星岡府君乃大以不學爲恥講求禮制賓接
文士教督我考府君窮年磨厲期於有成王考氣
象尊嚴凜然難犯其責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廣
坐壯聲訶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繩長子竟
日嗃嗃詰數愆尤閒作激宕之辭以爲豈少我邪

舉家聳懼府君則起敬起孝屏氣負牆踖踖徐進
愉色如初王考暮年大病痿痺瘖啞起居造次必
依府君暫離則不怡有請則如響然後知夙昔之
備責府君蓋望之厚而愛之篤特非衆人所能喻
耳咸豐二年粵賊竄湘攻圍長沙府君率鄉人修
治團練戒子弟講陣法習技擊未幾國藩奔母喪
回籍奉 命督辦湖南團練明年又奉 命治舟
師援勦湖北府君僻在窮鄉志存軍國初令季子
國葆募勇討賊旣又令三子國華四子國荃募勇
北征鄂東征豫章屢有成效而府君遽以咸豐七
年二月四日棄養閱一年而國華殉難於三河又
四年而國葆病歿於金陵 朝廷褒卹并予美諡
而國藩與國荃遂克復安慶江甯兩省雖事有天

幸然亦賴先人之教盡驅諸子執戈赴敵之所致也初國藩以道光閒官京師恭遇 覃恩封王考暨府君皆爲中憲大夫祖妣暨先母皆爲恭人逮咸豐閒四遇 覃恩又得封贈三代皆爲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 令上嗣位四遇 覃恩又以戰績兄弟謬膺封爵於是會祖府君儒勝王考府君玉屏暨府君皆封爲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侯爵曾祖妣氏彭祖妣氏王先妣氏江仍封一品夫人嗚呼叨榮至矣江太夫人爲湘鄉處士沛霖公女來嬪會門事舅姑四十餘年饑饉必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飭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据或以人衆家貧爲慮太夫人曰某業讀某業耕某業工賈吾勞於內諸兒勞於外

豈憂貧哉每好作自強之言亦或諧語以解劬苦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疾卒九月二十二日葬於下要里宅後府君以七年閏五月初三日葬於周璧冲至九年八月某日并改葬於台洲之貓面腦府君有弟二人仲曰上台年二十有四而沒府君視病年餘營治醫藥旁皇達旦季曰驥雲推甘讓善老而彌恭無子以國華爲之嗣後府君三年而沒女四人其二先卒其二繼逝諸子今存者惟國藩與國潢國荃三人諸孫七人曾孫七人於是略述梗概以著先人懿德垂蔭無窮而小子才薄能鮮忝竊高位兢兢焉惟不克負荷是懼云

海甯州訓導錢君墓表

君諱泰吉字輔宜號警石先世本何氏明洪武中

有依海鹽錢翁鞠育者遂承錢姓厥後徙居嘉興代有聞人至文端公而益大文端公諱陳羣以侍郎予告特加刑部尚書 晉贈太傅君曾祖也祖汝懋早卒本生祖汝恭安慶府同知父復大興縣知縣君少而苦學潛心孤往從兄曰儀吉者字衍石博通羣籍早有高名君事之師友之閒兄弟常以純儒相勉蓋自弱冠後遠近已盛稱嘉興錢氏二石云衍石以翰林改官戶部擢御史給事中久處京師其後客游廣東泮梁君則以廩貢爲海甯州訓導者近三十年與給諫君離多合少而書問叢沓咨詢學術動逾數千言自周秦諸子馬班羣史許鄭詁訓杜馬典章洛閩之淵源唐宋名賢之詩古文辭以及目錄校讐金石書畫方志雜說一

孔半枝無所不詢蓋亦無所不辨或獻一疑而詰難十返或尙論前哲評騭時流雜以嘲詼鄙諺窮極理趣故二石家書蔚然天下之至文也給諫晚而搜刻經說刊正譌謬君自中年卽好校古書假人善本及先輩評點之冊寫而注之眉端如史記前後漢書晉書集韻元文類禮記集說等編皆勘校數周一字之舛旁求衆證嘗著曝書雜記以發其凡嘉慶中海內猶尙考據之說尊漢而黜宋先博覽而後躬行獨桐城姚氏鼎恪守程朱孤行不惑宗主義理不薄考據而二石風指乃與姚氏相近其論文亦頗法姚氏嘗稱以爲字體故訓者漢儒之小學也曲禮少儀者宋儒之小學也二者皆扶植基本而宋重明倫於道爲尤尊兄弟相與修

飭人紀誦述先德給諫輯廬江錢氏藝文略君則
纂清芬世守錄皆表一門之懿行以播芳馨而詒
典則先是文端公嘗進呈其母畫冊 高宗賜題
十詩發還原冊并書清芬世守四字逮文端公致
仕還鄉 高宗寄賜冊卷詩篇累數千首君纂輯
此錄具載君臣賡和曠古無倫又紀錢氏十餘世
翰墨及名公鉅儒題詠上以著祖宗文獻之盛下
以勗後人孝友於弗替其敘軼事述彝訓懇懇乎
懼來葉之遺墮有味哉其言之也咸豐庚申辛酉
之際粵賊縱橫浙中君展轉播遷最後由江西以
達安慶國藩乃獲與相見以飄泊兵閒偷得骨肉
完聚也則爲之破顏一喜語及世事滄桑邱墓成
毀不可知則又盡焉以悲其明歲同治二年十一

月廿日卒於安慶旅舍將沒猶以先世文字之責
未能及身整理爲恨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已君配
胡氏 誥封恭人子二長炳森道光甲辰舉人出
爲冢兄學源後前卒次應溥以拔貢官吏部主事
軍機處行走加四品卿銜君以子貴 累封朝議
大夫女六人孫七人孫女三人君所著又有學職
禾人考海昌備志甘泉鄉人稿亂後板燬僅有存
者古今才智之士常思大有爲於世其立言常雄
駿自喜若文章不求雄駿而但求平澹德業不求
施於世而但求善於一身一家此殆非智者愉快
事也具無所不能之才斂之又斂彌晦焉而彌愉
快則其自得於中者必大矣夫自得之學惟君其
庶幾哉

新甯劉君墓碑銘

珍傲宋版印

君諱時華字廷材號寶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甯曾祖有義祖儒禹府學增生父世貴太學生家貧爲商賈化居以自給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勞市廛乃跪請曰太人宜少休兄學且有成弟弱兒願代父勞而服賈矣遂遊資於江漢之間量物度時廣取而節用後人而往先人而歸家用阜康親以大悅父病在視終宵醫者言痰鹹可生淡則死君輒以手承痰嘗之味淡因大哭父沒母亦前卒則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繼母歸自武昌繼母不憚長跪自陳遲歸之咎繼母病服勞達旦營治藥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繼母沒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事長兄而蓄季弟兄病調護年餘兄卒

弟後卒則又推恩以恤其嫠以鞠其孤子厥後兩家孤兒皆成立兩嫠皆旌表於朝壽皆七十八十涕泣頌君之德不敢忘云新甯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粵之交巨嶺層巒穹窿雜襲鬱撓而不得少舒自古未聞偉人傑士出於其間亦乏甲乙科第居民治生織嗇有唐魏之風獨君與江太公一峯輕財好義不屑屑於自殖江君之子諡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撫而君之子蔭渠今爲直隸總督竝有勳伐爲時名臣蓋褊陋之俗一變而山川之氣昌矣當君初賈異縣頗求饒益以娛親心旣而經紀有方智足以擴其業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資財隨手散去壹以濟物爲功息耗都不訾省鄉里除道成梁捐金錢惟恐不贍施藥療疾惟恐不周嘗

遇益陽大水買小舟拯百人藁葬數百人新甯大
饑餼鄰里親舊粟日半升全活無算又嘗修育嬰
堂建忠義節孝祠皆縣中前此所無自君創之城
東北有義塚歲歲常以冬春培其阨塋而植其仆
碑城南有義塾器物缺乏常於君家取給焉人或
謂君歲入幾何施諸人者什七而自謀不及什三
後將難繼何不頗買田宅爲子孫稍立基業君笑
謂家有薄田自足供疏食焉用多爲吾以人情爲
田以培養士類爲種耕不計年穫不計世庸詎知
留貽子孫者不更大乎逮君沒而門內鼎興君子
四人長名長佑卽蔭渠也以拔貢生歷官廣西巡
撫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加兵部尙書銜次長佐某
官次長伸長健某官孫某某曾孫永祚永祺 天

子襄長佑功贈君暨君之祖父皆爲光祿大夫君
配鄭氏暨祖妣某氏妣李氏曾氏皆爲一品夫人
蓋君言於是果驗爲善之報抑何捷也鄭太夫人
恭儉寬仁悉秉夫教妣婦娣婦寡居敬之終身有
恩紀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壽六十有
一太夫人先三日卒壽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某
甲子合葬新甯西鄉楊溪村之鸞嶺昔道光丁未
戊申間江忠烈公嘗爲余稱道蔭渠之賢兼述其
世德及蔭渠入京聞親之訃求余文銘其墓展轉
兵閒久疏文字越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銘之銘
曰

舉世奔利獨行抱義庸言庸德感格天地外救飢
溺內撫諸孤仁心難慊百憂一愉孰云不顯在幽

彌馨孰云無報如影隨形神覲在室奇福在庭郎君崛起爲國干城削平寇亂鼎祭鐘銘自天錫寵襄榮先隴夫彝之南萬山環拱我表其阡來者欽竦

母弟溫甫哀詞

咸豐五年十月賊目僞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通城竄入江西別有廣東匪徒曰周培春葛耀明關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相聚於新昌縣周培春等投歸石逆部下願爲前驅石逆授之僞職將軍總制軍師旅帥之類兩逆黨者合併爲一江西亂民從之如歸贛水以西望風瓦解十一月初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晦日袁州繼陷遂圍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

副將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而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淪沒國藩躬率水陸諸軍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沒於賊矣九江自爲賊踞如故凡江西土地棄之賊中者爲府八爲州若縣若廳五十有奇天動地岌人心惶惶訛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奪門相踐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隱語乞援於楚賊亦益布金錢購民間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而榜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吾弟國華溫甫自湘中間關走武昌乞師以拯江西於是與劉騰鴻峙衡吳坤修竹莊普承堯欽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撫胡公奏請以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暑鏖兵凡攻克甯蒲圻崇陽通城

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師翔於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昇疾至南昌兄弟相見深夜愔愔喜極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寢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復還瑞州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蜀水貫其中劉騰鴻軍其南溫甫與普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舉今茲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相弔亦頗相慶慰國藩得拔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日溫甫力也溫甫既出嗣叔父以咸豐八年二月降服期滿復出抵李君續賓

迪菴軍中李君與溫甫爲婚姻益相與講求戎政晨夕諮議是時九江新破强悍深根之寇一掃刮絕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蹴黃安喋血皖中連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席全盛之勢人人自以無前師銳甚溫甫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時時與李君深語悚切以警其下亦以書告予盱上竟以十月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廬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曩吾弟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頓今以皖北百勝之軍萃良將勁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適丁其厄豈所謂命耶常勝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肯退師以圖全營壘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與李君以初十之夕併命同殉

又不肖少待以圖脫免豈所謂知命者耶遂綴詞哭之詞曰

鱣鱣我祖山立絕倫有蓄不施篤生哲人我君爲長魯國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惟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席此慶餘粲粲諸弟雁行以隨吾詩有云午君最奇挾藝千人百不一售彼麤穢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發狂大叫雜以嘲詼萬花齊笑世不吾與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如鼠相舛相背逝將去汝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躍入章門無害無災壘篋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民銜哀見星西奔三子歸來弟後季父降服以禮匝歲告闕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潯陽雄師北邁刻

珍微宋版印

潛剗桐羣舒是嘑豈謂一蹶震驚兩戒李旣山頽弟乃梁壤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數耶何辜於天我奉簡書馳驅嶺嶠江北江南夢魂環繞卯慟抵昏酉悲達曉莽莽舒廬羣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崢嶸廢壘雪漬風飄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實負弟茹恨終古子於道光甲辰寄諸弟詩有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沉真白眉辰君謂弟澄侯生庚辰歲午君謂温甫生壬午歲老沉卽沉甫也

吳君墓志銘

吾邑吳君榮楷旣以道光辛丑成進士將之官浙江乃手其先人狀請曰吾父母棄養十二年矣窀穸之事粗已安吉尙未有以銘幽室子其爲我銘之固辭不獲按狀先生姓吳氏諱文深字致遠湘

鄉人曾祖文章祖太若父振世皆以愿謹稱家故
饒振世公既老攜資客遊常德先生從之行留明
遠翁家居明遠先生兄也常德去湘鄉千餘里逾
二年而振世公卒鄰里無行者利其有率衆闖然
至喪次叫囂隳突雜以胥役先生雖斯徒跣擊胸
如壞牆號泣向衆曰孤兒在此環顧無功總之戚
無密友幹僕若輩不哀吾喪而迫人於難是可忍
乎且胥役何爲者孤兒請以泣血濺縣官之庭矣
衆瞠視各鳥獸散乃部署喪事從容扶櫬歸湘時
先生年十六歲也既歸事母益謹然家益落遂與
明遠翁經營生計惟母養特豐他則皆從儉約久
之復稍裕吳氏自鼎革後譜牒散佚先生力爲
倡修特徵詳核數年而成既又倡修家祠明遠翁

捐基地數十畝先生竭力締構夫其拮据漂搖之
際旁午未遑而能敬宗收族先其大者可謂知本
矣道光某年某月某日卒年八十有四葬某縣某
里某原配宋孺人合葬焉宋孺人少先生十餘歲
既來歸尤耐艱劬振世公之客常德孺人不逮事
也逮事姑曲意承歡如恐失之性好卹窮困鄰婦
紡績無資則罄所有給之先是明遠翁常外出有
子名榮林者絕穎異先生擇師督讀視猶己子遂
以成立爲名諸生已而榮楷兄弟皆從之受業孺
人之視榮林也不以爲姪也以爲師也邑人咸謂
先生之教子孺人實贊之云某年月日以疾卒年
六十有一子二人長榮榘邑庠生次卽榮楷孫光
煦邑庠生次某次某女孫七人銘曰

少而禦侮豪強伏長而克家宗族睦耄而韜光訥
且樸訥乎樸乎黑而雌者福乎斧之藻之舟之方
之夫子之協琴瑟以將之宰樹青青有桐有梓我
銘諸石以妥泉宮以昌其孫子

彭母曾孺人墓志銘

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惟家亦然當其
隆時不勞而坐獲及其替也憂危拮据而無少補
救類非人所爲者昔我少時鄉里家給而人足農
有餘粟士世其業富者好施與親戚存問歲時餽
遺繼屬自余遠遊以來每歸故里氣象一變田宅
易主生計各蹙任卹之風日薄嗚呼此豈一鄉一
邑之故哉王姑彭孺人吾祖之伯姊其冢婦又吾
姑也兩世之好視他戚尤厚已王姑之未嫁也事

吾曾祖王父母以孝聞既適彭宜仁先生相夫敬
克厥愛無片言稍忤自吾成童以後王姑已五十
餘其堂上舅姑八十有奇矣每見王姑奉甘旨未
嘗不潔議酒食未嘗不豫大而課讀勸農未嘗不
營慮小而廁踰灑掃未嘗不躬親也蓋余所見賢
母無如王姑勤者早歲物產殷饒內奉菲薄外圖
豐潔比年以來稍稍歉絀矣己亥秋余將入都供
職走辭王姑視其庭除氣象不侔憫其愈勤又驚
其衰爲之泣王姑亦泣蓋心知其不可復見而哽
咽不能言也竟以次年春卒豈不悲哉王姑生乾
隆二十九年甲申十一月十七日卒於道光二十
年庚子三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七葬湘鄉二十
四都西坤山陽首辛趾乙子三人長慶齡予姑夫

也先孺人二年卒次慶吉次慶也好學能文孫六人毓耒毓楷毓橘毓椿毓杖毓麓女一孫女一人銘曰

懿我王姑既莊以嫿佩管舟騰德容棣棣勛哉夫子儷光儷鴻五十餘載无遂有終曷瘁厥躬言育我鞠無恥我屢實繁旨蓄離離令問匪邇伊遙貽澤之蔭何幽不喬南山峯峯宰樹青青弗騫弗拜萬代千齡

余安人墓志銘

攸縣余世校客京師五年聞母訃將奔喪以銘墓之文來請且曰世校生不能侍槨匪歿不能視含斂是罪人也先生幸次吾母淑行以光幽室按狀安人姓譚氏衡山舉人昌明之孫廣西巡檢禹門

之女七歲喪母事繼母以孝聞適攸別駕余君君山瀑順衷和翼翼如也久之別駕君之漢陽分府任以冢事屬安人時堂上舅已棄養姑老矣諸子弱小不識事安人謀初終鉅細必躬祭必虔奉免薨必時委諸子於學朝而蠲饕禮師夕而課男旋課女課畢而紡績而經營錢布如是者十餘年而精力衰矣道光辛丑某月某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里某原四子四人長世柄次卽世校廩貢生次世芳次生春縣學生女一孫九人某某世校之入都也安人拊其背而戒之曰去去強飯鄉里齷齪終不得進取京師文物殷麟賢士大夫繹繹如繁星汝往勛哉名自可致學可染人道德有軌塗可循而青紫可拾也

往矣勿吾念今世校雖不得爵位而業日進聲聞日敷謂非安人之教哉嗚呼可謂知其大者已是宜銘銘曰

維車有輔員於輻維矢有房利於鏃維壺有賢維家之福光光別駕亦載其贊惜碩人既詒斯肆雖則詒肆無儀以無蹟無蹟於山曰巢於顛口卒瘖兮手復併鳳之雛兮谷之遷不得反哺兮涕漣漣銘幽表淑兮千萬年石不爛山不騫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志銘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陳君岱雲喪其配易安人則大戚哀溢於禮已而謂國藩曰子知吾之哀乎吾祖自康熙間由茶陵徙長沙六世百餘年今其存者五人吾門祚之衰可知也吾父之沒至今十六

年而死亡相繼凡十三役吾母之不能一日以歡可知也吾妻從宦五年既沒而斂求衾衣無一完者吾之貧可知也人之居此世者謂何吾欲不過哀得乎則又曰吾妻之賢子宜有所知請爲銘余曰然固知之蓋安人卒之前一歲陳君嘗大病余朝夕存問備得安人侍疾狀他日又得陳君所述以是頗詳陳君之病凡三閱月矣安人單憂極瘁衣不解帶者四十餘日凡可以自致者無弗致也久之則禱於室神求促其身之齡以益夫壽猶不應六月丙戌乃割臂和藥以進當是時安人之母弟易光蕙及陳君之友三數人者皆在惶愕不知所爲國藩則仰天歎曰陳氏累世賴以不墜者獨此人耳而有他乎然已無可柰何明日疾乍平則

皆訝光蕙規安人衣袖血蹟稍廉得之不敢以詢
又數日疾漸瘳乃詢之安人曰其有之此不幸事
耳勿復言傷病者心也道微俗薄舉世方尙中庸
之說聞激烈之行則訾其過中或以罔濟尼之其
果不濟則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豈必一一
求有濟哉勢窮計迫義不反顧效死而已矣其濟
天也不濟於吾心無憾焉耳安人本醴陵人居長
沙處士昌綱之孫歲貢生履元之子以孝謹特爲
父母所愛生二十二歲矣而難其適有王秀才者
自負知人謂歲貢君曰茶陵陳某神仙人也卽擇
壻不可失此子今貧不能衣食數年後當爲達官
不者且抉吾目也是時陳君之元配沒二年矣旣
歸陳不逮事舅以事其父者敬姑而以事其母者

致愛焉以是得姑歡凡修所職皆衷於大體無鉅
細必慤詩曰何有無黽勉求之茲可謂賢矣况
有至行足感神明者哉安人生於嘉慶某年月日
年三十有一生子男二人長遠謨次遠濟生四十
日而安人卒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於
某縣某鄉某原余旣重其請乃先期銘之以激懦
者亦少塞陳君之悲陳君名源克今爲翰林院編
修纂修國史也銘曰

民名有天惟所治燾我以生託其下子道臣道妻
道也以義擎天譬廣廈其柱苟頽無完瓦自今無
以身代者有一於此雙蓋寡憂勞積劇焉可支天
之所隕非人尸跼修淵短誰敢訾銘茲大節貞厥
垂有他淑行以類推

新化鄒君墓志銘

君諱興愚字子哲鄒姓先世由江西再遷至湖南新化居焉有瑁玉者以選拔貢生官永明縣教諭是生祖詢縣學生於君爲高祖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家貧客遊陝西紫陽族子有先家於是者遂因其戶籍補紫陽縣學廩膳生生二子長興魯次卽君君生數歲而廩膳君卒依母曾氏力食僅存痛繩於學年十六仍補縣學生二十五舉道光庚子陝西鄉試甲辰再上公車不第歎曰吾不得祿餓死無所損然如吾母何益發憤不歸日刻錢以食爲文務極思同業者或不能究其指明年乙巳二月疾作不得與禮部試竟以六月九日卒於京師年三十耳君性戇直糾友之違盡言無異有

餽以財辨義無小非其義卻之無大安貧若天性然庚子赴省試其師陳僅資之金君盡以金奉母而自囊錢八百負布被徒步露宿行千里僅益敬之僅故爲紫陽令見君文奇之憐愛如親戚月繼米贍其家久之僅徙官他縣移君家就養官所而別以資贈君之京師君且死泣曰吾負大恩未報命也遂絕旣卒其友大江忠源職其後事其從兄子律歸其喪紫陽將立其兄子隆岱爲嗣而國藩買石先事爲銘銘曰

是人非蚓生世實艱爰有狷者伯夷是班有投以幣擲棄如菅或泰於取負恩如山恩不果酬母不終將又寡厥配厥氏維黃僅遺孑息天其俾臧吾言可信納券於藏

單縣典史張君墓志銘

君諱鼎五字薌塋世居浙之蕭山曾祖朝琮直隸通永道祖文瑞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考學斯廣東主簿主簿君兄弟三人長偉山次滌三皆不仕滌三以子湘崖官汀州知府故贈官如其子主簿君官粵噤不一施遽卒君時五歲耳依母童安人萬里返葬孤貧赤立斬焉自修久之乃遊楚依從兄黃陂令湘崖湘崖由楚徙豫三遷而官汀州知府君壹從焉居亡何荆梁教匪蠡起蹂躪三省兵餉糜萬萬朝廷議民有輸金縣官得除爲吏嘉慶四年君由是官山東署沂水縣丞補單縣典史單故多豪右素慢易尉君抑桀扶危峻拒干謁傷恤獄囚痛與糞除漉其污溼而時其凍餓後三十

年君退歸囚有流紹興者塗遇君匍伏叩頭君錯愕囚曰某單縣人也清獄之惠不敢忘宦單十年歎曰尉所得爲者吾旣爲之矣吾所欲爲者豈尉謂哉閒竟移病歸而山東舊僚酷慕君累書招致乃復薄遊齊魯傳客淮泗之閒至七十二歲始杜門不出又一紀乃考終云君於孝友若趨利然初喪父童安人撫之積劬僅存內外無倚寒飢力學夙興母爨汲君負薪恐傷母手盡拔芒刺然後之塾或竟日無所得炊母子對泣已而互慰汀州君以事牽連被劾君營護奔告凡四晝夜行千餘里卒脫汀州君於是人人翕然伏君之內行也道光壬寅十月四日卒配陳安人祇順敦儉見者師效子男子三人長錫戍浙江鄉試舉人次百揆以一

甲進士通籍爲翰林院編修次百衢殤女子三人
長適某官某次適某官某次適某孫某某百揆之
舉於鄉與余同年相善也以某年月日葬君某縣
某原來徵銘銘曰

析柩作槨蒿作梁大小易位今古傷有嘉一尉仁
且疆皓首卑栖不得驤身之乖時遭厥子慎終卜
臧魂藏此我最其行垂孔軌萬千億年無壞毀

前海甯州知州長沙李君母黃宜人墓志銘

宜人善化黃君孝職之子長沙李君天錫之婦
敕贈奉直大夫熙臣府君之妻而浙江海甯知州
象昂之母也海甯之爲良吏楚之賢者與浙東西
之士庶莫不知聞而海甯君曰非吾之能繫吾母
之勛宜人歸李氏家微也歲入不足自贍贈君

則奔走以取給大府之從事郡縣吏之賓客裘而
往葛而不歸朔而寓書再晦而不達如是以爲恆
宜人挈鉅省細壹不假人督二子入學晨有責夕
有程就傳之所需不足則貨田宅資之海甯以選
拔貢生 廷試爲縣令每獄成宜人則詢曰毋已
寃乎族黨有來官所者則曰毋貧乎卽有平反而
餽飲厚則宜人喜卽無所平反或餽飲稍廉則愠
見於色故海甯之發名樹績雖贈君亦嘗曰宜人
之力也海甯以道光戊戌奉贈君之喪歸葬宜人
雖老習勤不改又六年甲辰正月六日年七十二
以卒卽以其年某月日葬某鄉某原有子二人長
象晟先十年卒次卽海甯孫六人某某曾孫二人
某某宜人以道光十四年 冊立孝全皇后恩

勅封孺人卒後一年皇太后七十萬壽天子推恩錫類迺得誥贈宜人又二年乃諡余文其幽將追事焉末世稱述列女好道其奇特者異則異矣而難爲式也方贈君客遊四方每出屬曰上吾父母下吾子以付女及宜人侍姑疾三年無絲毫異志舅病大漸贈君自客遠歸越夕而遭喪大慟不知所爲而宜人於附身之具已夙嚴矣夫其教子也如彼而其事親又如此此殆庸行無足標絕者幼然而難可幾矣銘曰

適朱氏妹墓志

適朱氏妹吾父之第三女子也與而病疇父母恐

不賓于壻特慎許人年二十二矣友人某告余曰聞若爲女弟擇所歸有朱氏子詠春愿而敦訥而慈愛必得佳壻莫良此子國藩卜之吉請於父母而嫁與之道光十九年十月也是歲國藩以初廁詞臣乞假家居而朱氏之諸昆亦適有舉於鄉者兩家父母大父母各無恙里人頗稱門祚之盛親迎之夕姻婭族黨會者數百人越三日內無長幼皆以爲賢外無戚疏皆以爲祥比及反馬之期則舅姑之所職者悉以委決新婦妹故明慧粗解書數條分件布咸有節文由是遠近謂朱氏有賢幹婦矣二十六年丙午以產難卒凡春秋二十有九室於朱者八載有子一人某卽於九月某甲子葬於某縣某里某山吾姊妹四人季者早殤二長者

竝窮約不得怡獨朱氏妹所處稍裕而少邁痼疾
又離婉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妹卒以八月晦日
不踰月而吾祖母棄養國藩竊祿京朝發一家書
而兩遭期功之喪又何痛也於是泣識其略使詠
春追埋諸幽且敘其內外家之系而聲以銘詩以
宣吾悲銘曰
有女曾姓聖爲宗父班泮水祖辟雍兩世大夫
帝褒封母江夫人勛且恭鞠茲惠質艱厥從嬪朱
其先國比莒納夫方軌轡如組君舅鎮湘鄉所舉
銘者母兄滌生父濫羸朝官無寸補

滿妹碑誌

滿妹吾父之第四女子也吾父生子男女凡九人
妹班在末家中人稱之滿妹取盈數也生而善謔

旁出捷警諸昆弟姊妹竝坐雖黠者不能相勝然
歸於端靜笑罕至矧道光十九年正月晦日以痘
殤明日吾兒子楨第相繼亡妹生於世十歲兒三
歲也卽日瘞諸居室之背高嶺山之麓吾母傷弱
女與冢孫哭之絕痛聞命諸子曰二殤之葬也無
碑以識之卽墳夷級隳誰復省顧者國藩敬諾亡
何繫官於朝公有執私有濡久不得卒事越八年
而適朱氏妹徂逝以其新悲觸其夙疚愴然不自
知何以爲人也於是粗述一二遺家人植石墓北
且綴之辭使有垂焉銘曰
去家不能三百武二殤相依宅茲土狐兔安敢侮

荆門州學正郭君墓銘

物有初阜或嗇其終有秘於後而窒其躬陶公之

山潛蟠卅載雙雛雲興法騰滄海持鐸再徇當陽
荆門祁祁學子如飢授飧刑獄有箴扇仁孔永胡
德之遐光不長炳八龍岡下斑竹原中埋我銘語
載奠幽宮

善化夏母楊宜人墓志銘

宜人甯鄉縣學士楊君開梅之孫處士應灼之女
善化也贈奉直大夫夏君諱某之子婦贈奉直大
夫諱某之配也宜人在家則溫恭孝豈偏獲於親
擇所宜歸莫良夏氏既歸事舅也贈君及姑劉太
宜人逆志而籌之未命而赴之甘旨之調不躬不
進贈君前所配黃宜人者已早卒僅遺一女有兄
與嫂亦卒遺三子贈君又仍歲多病家無鉅細壹
委宜人宜人共潔祭祀斟藥禮醫裁贏補紕公私

井井視前女如己女不敢毫末替焉視己子如從
子不敢毫末加焉督諸子之學日省而月稽師塾
之饌豐倍其室就試於有司出必戒反必詰其見
錄也悅而不溢其黜也敕而不怒以是諸子皆底
於成道光十七年次子家泰舉於鄉又三年庚子
長子家鼎舉焉又三年癸卯季子家升繼之又二
年乙巳家泰登客於禮部主政於吏部值皇太
后七十聖節天子大孝錫類遂得覃封褒封
兩世而家鼎亦以是年充景山官學教習蓋自

贈君之歿至是二十年中閒郡縣行省之試獲雋
者無歲無人而婚嫁喪紀之役亦薦至不絕皆宜
人一心營治而亦以勞肆甚矣道光二十六年八
月十九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八卽以其年十二

月某日葬於甯鄉黃花塘鳳形山之陽有子男六人長次卽家鼎家泰又次家豫太學生又次家謙早卒又次卽家升也又次家賁出嗣從祖兄弟萬程後女二人長適蔣前卒次適侯孫男十二降服孫二人孫女八曾孫女二大宜人寬仁周摯救困如焚深達大義不徇私愛疾篤顧言曰寄語鼎兒泰兒努力當官無以家爲念以二子時在京師也將奔喪以銘屬國藩越二年乃銘之而追內諸幽銘曰

杞恪賓周別氏維夏承馥遠牟踵興達者宛宛女宗亦大其閭迪將多子竝騁天衢諸孤遺經廿年手澤夥其羣起下報我特報以吾職不告實勞職之靡負厥伐斯高鑄於樂石千世其牢

祖四世元吉公墓銘

道光歲戊申家叔父爲太高祖考妣置祠宇其明年又爲修其墳域乃郵書於京師命國藩記其源委國藩於公爲六世孫公之行事不盡悉謹按家乘及傳聞於祖父者以表於公之墓道公諱應貞字元吉遷湘四世祖也少貧手致數千金產室廬數處盡以予其子而自置衡邑之靛塘灣田四十畝以老焉公沒後子孫歲分其租以爲常至嘉慶歲丁巳家祖及族長尊三以彰二公糾族之人議積一歲之租以爲公清明之祀今所置圳上之田是也家叔父所修祠宇在焉而靛塘灣之田族之人又於嘉慶壬申議永爲公祀田矣獨公之墓未修族衆憂之家叔父乃慨然任之糾工不一月竣

距公沒時已八十餘年矣公生於康熙甲戌年二月廿三日辰時沒於乾隆甲申年八月十五日巳時配劉太孺人生於康熙乙亥年三月十二日未時沒於乾隆甲申年三月初二日子時合葬於湘鄉大界鄉羅家屋場後之陽子六人長楚材次輔臣次文炳次明德次兼山次容若國藩乃公次子輔臣公之元孫也銘曰
昔公創業源遠流長服疇食德寢熾而昌菴龍鬱積有耀其光千秋宰樹終焉允臧

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志銘

道光二十有八年九月十八日吾友漢陽劉君卒於家年三十有一踰月訃至京師國藩爲位哭於舍旁道院遂徧告諸友皆相弔哭有失聲者明年

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山劉氏先隴之次國藩乃爲銘伐石於都下寓舟浮江以達於漢既不及事則追而埋諸墳之趾君之爲學其初熟於德清胡渭太原閻若璩二家之書篤嗜若渴治之三反既與當世多聞長者游益得盡窺國朝六七鉅儒之緒所謂方輿六書九數之學及古號能文詩者之法皆已規得要領采名人之長義與己所考證雜載於書冊之眉旁求秘本鉤校朱墨竝下達旦不休久之稍損心氣又再喪婦遂疾作不良食飲君自傷年少羸弱又所業繁雜無當於身心發憤歎曰凡吾之所爲學者何爲也哉舍孝弟取與之不講而旁鶩瑣瑣不以慎乎於是痛革故常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說以意時其離合而反覆之先是

君官國子監學正薄有祿入而婦翁鄧氏資之數千金歲益饒給至是盡反金鄧氏而移疾罷官將家居食力以爲養蓋浩然自得歸未數月而奄及於死可哀也始君之歸嘗語國藩沒世之名不足較君子之學務本焉而已吾與子敝精於讐校費日力於文辭以中材而謀兼人之業傲倖於身後不知誰何者之譽自今以往可一切罷棄各敦內行沒齒無聞而誓不復悔國藩敬諾其後君歸果黽勉孝恭族黨大悅規畫家政條議麤具而君遽卒命之永不永不足憾獨其事親從兄之志之美且堅而不克竟其事茲其可悲者也而國藩之無似不克踐死別之約以一塞故人地下之望此又余所深恥而切痛者也君諱傳瑩字椒雲曾

祖良琨祖方仍世有隱德父正柏以君官封徵仕郎母葉氏封孺人始娶湯繼娶陳皆前卒終娶鄧氏君之反婦家金鄧贊成之無子以兄子世圭嗣君之學業其考核載於書冊之眉者與其詩古文皆不以刊布惟搜得朱子所輯孟子要略一書國藩爲校刻行於世修君志也銘曰竝吾之世江漢之濱有志於學者一人其體魄藏於此土其魂氣之陟降將游乎在天諸大儒之門敢告三光幸照護乎茲墳

錢塘戴府君墓志

錢塘少司馬戴君旣葬其親資政府君王太夫人六年未有以聲諸幽乃以命其友曾國藩國藩爲譜其系述其行紀其恩遇因及其息以識其葬其

系曰周植湯後於宋幽王時宋公諡戴後遂以公族爲氏聖與德挾經闡教襲爲通儒傳至南唐安爲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諡忠恭子奢始居新安之隆阜孫處居上溪口仍世爲徽人至明崇禎間有一美者仕浙江都指揮經歷子孫遂爲錢塘人曾祖永荃祖承徵考佳瓊兩世皆封朝議大夫朝議君生四子長道亨鄉試爲舉人次道立議敘府同知次道泰府君諱道峻字升甫其季也王太夫人考曰通泗 贈奉直大夫其門族自爲風氣杭人甲乙目之其行曰府君綜治羣書不以一流自域不與橫目之民爭利不與逆撓者校曲直改葬長兄之墓迎主於家而時其祭從父墓崩易棺而遷葬又葬其姊之夫又葬其師之無主後者少嗜

碑碣繼者古扇聚以千計老者古金泉刀布幣兼收博考既寄於三者乃冥於萬物陶然自娛不爲執必凡譽毀窮通有亡壹等齊之終其身不以關於慮也太夫人操作暇豫而供具倍於衆手御下無甚色而僕婢肅然嫁衣燬於火而無戚容將死而無哀語其恩遇曰府君既補學官弟子七試於鄉而七黜以子熙貴一敕封儒林郎 誥封朝議大夫既沒而熙躋卿貳 國恩例晉資政大夫太夫人初封安人繼贈恭人亦例晉夫人其息曰男子三人長卽熙以翰林三直 南書房再視廣東學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次曰煦府學生明天官算術次曰燾議敘府同知女子四人皆歸士族孫十一人有恆府學生以恆之恆縣學生可恆如恆果

恆其恆斯恆所恆自恆爾恆孫女三人曾孫三人
兆登兆春兆衡曾孫女一人其葬曰太夫人卒於
道光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年六十七明年九月十
七日葬於西湖之三台山麓越七歲道光二十二
年三月十七日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三卽以其
年十二月十一日穿太夫人之域而合葬既固既
虔永貞無紀銘曰

錢王湖濱有一士十年

內廷書畫史曾使嶺南

萬里行又坐樞府統九兵是爲府君之令子實奉
老親葬於此既葬六載吾爲銘下告誰何上日星

崇仁謝君墓志銘

君諱廷恩字拜賡姓謝氏少則貧甚讀書裁盡論
語遽去而之農又之商南入閩西入蜀逐物貴賤

轉徙常贏嘗與鄧氏俱爲賈主計者誤以金六百
入君君密歸其金而戒主計者更易簿記鄧氏由
是厚德君遠近布聞人人爭欲相倚助矣亦有天
幸所居恆獲累致巨萬羨輒散之爲縣建義倉構
廩四十二閒貯穀萬六百石捐金凡千三百斤建
育嬰堂捐金二千兩家置宗祠捐穀若干斛郡縣
立羣祀廟捐錢若干緡學官於新進生例取束修
之資新進生或貧乏無所出則又爲捐四百萬錢
君弱冠孤寒蝟蝟赤立商賈所入盡委義舉苟利
於人不以絲毫自爲顧計苟力所能劬勞百於人
不辭也自太守縣令爭欲致君君終不一私謁邑
有大役長官杖任羣目相屬君亦不以他人規我
稍爲辟縮蓋行之五十載靡財不可算而君年亦

七十矣先是崇仁有黃洲橋屢修屢毀以資用浩博莫敢大興至是君出任之鎚石鎔金堰水淘沙衆匠束手印君計畫橋成廣一丈九尺袤四十七丈費白金六萬而強以七十二歲而經始四載而畢畢工二載而君卒壽七十有七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廿四日也祖亮弼考上許並贈中憲大夫君以急公聞於朝議敘巡檢候選又以子貴贈中議大夫配周氏劉氏皆贈淑人子蘭階候選州同蘭生進士工部郎中蘭英優貢生蘭墀刑部員外郎蘭馥縣學生女五人孫男子十二人女子九人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既葬之幾歲蘭墀屬予爲銘而追事焉銘曰
民之豐約有尸在天彼富而吝終或餒焉貧而能

施積乃如山徒手十載富埒周公一毫匪義神鑒厥衷聚有神監散有天視利濟宏多人天駢喜佔畢豈久僅盡魯論因心之矩粲其經綸光儀既蟄奕世承福載厥徽猷以愧儒服

劉母譚孺人墓志銘

國藩不肖幸得內交於當世之通才碩學仁人君子不爲不多而莫夙於里中劉蓉孟容誼亦莫隆焉以是褻於人人亦褻之以謂兩人者天下之至愛也自余挂名朝籍待罪大官去父母之邦十有四年孟容之中屢儀度不可接於吾之目其語笑不可際於吾之耳僅以書問勞遺然且闊絕或望甚私怨喁喁咸豐二年六月先太夫人棄養孟容亦以五月二十八日喪母國藩匍匐來歸兩人者

相遇於縣門斬焉對泣自傷老大又離凶疫而是時粵中逆賊方渡湖而北聯巨艦數十里旌旗蔽江譌言雷動其後遂破漢陽陷武昌明年又殘九江掠安慶入江甯揚州而據之烽火達於淮徐天下震駭國藩以天子命治團練於長沙挾孟容以俱出苦語窮日夜相與悲憤追憾誠不意世變遽已抵此患氣之積有自來也五月辛亥孟容將葬母於樂善里覓冲山之陽乃不敢自致謹致其太公之命曰四方多難而陵谷有不可知汝既獲私於曾君葬有日宜從曾君謀所以識其葬者遂督銘銘曰

譚有淑妃衛姜之姨仍世不墮名媛紹之來室於劉莫逮先姑繼姑曰謝投温承愉胡洪胡瑣室事

敦我未匱先防有置無頗夫子人傑是名振宗畸以平齋如羽諧宮廣賚窮民鄉亭大悅身無華御終年補綴魚菽尸祭蠲饕必躬孝婦篤敬遂與天通篤生五子長其蓉也徑睇淵騫吾見亦寡二仲竝殤化爲黃土次葵次蕃驂篤如舞三女婉婉皆嫁士人兩孫葩苗玉立振振長曰培基幼者培屋女孫惟四不書誰某乾隆辛亥託生十月六二春秋返其大宅受形之初萬邦太和畢命之歲天地干戈生死盛衰難究難詳感慨泐銘以詔茫茫

湘陰郭府君墓志銘

君諱家彪字春坊郭氏湘陰人生而温約夷愉與人無競不苟爲和翕亦不爲介介蹕異之行卒然投之事變若不克辨其是非曲直也者及夫羣疑

劫劫徐出一言折之關開節解風生冰釋雖強辯者常默然而內自詘也曾祖遇傑 貤贈奉直大夫祖熊貢生 誥贈奉直大夫考詮世縣學生世父世遵縣學廩膳生世遵無子以諸子家暉爲嗣早世乃復以君爲嗣家故饒贍諸父豪宕好施或日費數十萬錢無所惜君亦夷然不爲有亡顧慮親故假貸每盈其意或他人相稱貸要君一言爲質及期責償於君輒量償之又急則又旅歸之歲中爲人理宿逋率三四役久之往往不讎則毀其約契會歲大稔家以中圯君故夙於澹泊豐約不以易其度布衣糲食蕭然自得益務濟人廣儲方藥病者踵門求乞手劑與之自尋常草木馬勃牛溲以至丹砂鍾乳千歲之苓尙方之獲諸奇珍物

可致與不可卒致無所不蓄蓋亦無所不施其尤貧者輔以羞餌使人日再問焉疾革躬三問焉君沒後里人劉氏言之涕泗交頤也君生以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廿四日沒以道光庚戌二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七配張安人少君二歲以道光己酉七月十六日先君沒之七月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張安人柔婉懿恭旣篤旣靜長沙舉人正旭之孫永州府儒學訓導鵬振之子自在其室以逮爲婦爲母莫不訓式始時家暉有婦吳氏早寡而卞急姑張太安人性亦嚴厲積不相善張安人旣嗣爲後恭以事嚴姑而卑以承妯婦先姑之意以隆其奉以推及於妯娌小姑無所不隆詘己之身以薄其給以達於己之子若女若婦無所不薄上尉下

薦內外融融閭里親族無少長皆歎以爲不可及
覩其諸子貴盛皆領首歎以爲宜其沒也哭之皆
哀有餘云子嵩燾道光丁未科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咸豐三年以救援江西功 聖恩特授編修
崑燾道光甲辰 恩科舉大宗室官學教習國子
監助教嵩燾縣學生候選訓導其季曰先樾早殤
孫六人咸豐二年壬子歲三月十四日嵩燾與其
弟奉君之喪葬於湘西善化楊梅山之原張安人
祔焉又三年歲在乙卯國藩乃敘而銘之銘曰
我有執友翰林郭君至交金石天下莫不聞昔歲
在戌赴告親喪徵我銘刻用識幽藏曾幾須臾歲
星周半大地戈鋌東南塗炭我以喪歸墨經卽戎
葬不極禮筮不協從惟郭氏阡在嶽之麓雲合峰

環龜著竝穀不肖之嘆郭宗之祥詩於堅石以奠
茫茫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志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我顯考曾府君卒於湘鄉
里第春秋六十有八男國潢國葆謹視含斂男國
藩降服男國華自江西瑞州軍營聞訃男國荃自
吉安軍營聞訃皆奔喪來歸 天子廣錫類之仁
賜銀四百兩經理喪事閏五月初三日癸未卜葬
於二十四都周璧衝山內從形家言丙山壬向去
先世舊廬六里而強去梁江新宅八里而近國藩
少長至冠未離親側讀書識字皆我君口授自竊
祿登朝去鄉十有四年逮待罪戎行違晨昏者又
五年府君之至言懿行不可得而盡識僅從季父

驥雲所泣問近事而昆弟子姓諸姑姊妹亦稱述
音容往往而悉其述府君侍先大父疾病至難能
矣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大父病痿痺動止不良明
年冬疾益篤喑不能言卽有所需以頤使以目求
卽有苦蹙額而已府君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之
夜侍寢處大父雅不欲頻頻驚召而他僕殊不稱
意前後溲益數一夕六七起府君時其將起則進
器承之少間亦如之聽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
溲則令他人啓移手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污輒
滌除易申衣拂動甚微終宵惕息明旦則季父入
侍奉事一如府君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
感化訓習爭取垢污襦袴澣濯爲樂不知其有臭
穢或挽篋輿遊戲庭中各有常程大父病凡三載

有奇府君未嘗得一安枕愈久而彌敬是時府君
年六十矣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
發名者府君積苦力學應有司之試十有七始得
補縣學生員不獲大施則發憤教督諸子國藩以
進士入翰林七遷而爲禮部侍郎歷官吏部兵部
刑部工部侍郎遭逢兩朝推恩盛典褒封三世
曾祖諱竟希 誥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 誥
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 累贈光祿大夫祖妣王
氏 累贈一品夫人府君諱麟書字竹亭 誥封
中憲大夫疊晉榮祿大夫光祿大夫妣江氏 誥
封一品夫人小子非材微府君厚澤曷克成立以
蒙茲光顯於是泣述一二并列刻系屬敬銘諸幽
若其懿德純行宜傳不朽者將以俟諸知言君子

銘曰

西望新居東望舊廬此焉適中羣山所都我先人之靈其尚妥於斯而永於斯乎嗚呼

男五人國藩配歐陽氏國潢監生候選縣丞配汪氏國華監生卽補同知出繼叔父驥雲爲嗣配葛氏妾歐陽氏國荃優貢生同知職銜配熊氏國葆縣學生配鄧氏

女四人長適王鵬遠次適王家儲壻先卒次適朱氏先卒壻朱麗春季女殤

孫八人紀澤二品廕生配賀氏紀梁聘魏氏紀鴻聘郭氏紀渠聘朱氏紀瑞聘汪氏紀官聘歐陽氏紀湘聘易氏紀淞聘王氏孫女九人

先大夫以咸豐七年丁巳五月葬周壁冲至九年

己未八月十六日癸丑改葬於二十九都台洲之貓面腦自丁巳九月男國荃復出治軍於吉安至戊午六月男國藩復出治軍於浙江皆以墨經卽戎而男國華降服期滿從軍皖北竟殉難於廬江之三河鎮至己未五月諸子服闋而男國潢亦治團練於鄉男國葆亦從軍於湖北歲月不居人事遷變輒因改葬補記一二俾後有考焉男國荃附記

先妣江夫人生於乾隆乙巳年十一月初三日申時春秋六十有八咸豐壬子年六月十二日卯時沒於梁江新宅原厝宅後山內己未八月同日改葬於此與先大夫共一塋域國荃又記

劉君季霞墓志銘

君諱蕃字季霞吾友劉蓉孟容之弟也國藩治團
練於長沙提水師自巴陵至九江及入江西屯軍
南康孟容皆展轉相從三年奔走夷險共之季霞
常以其太公之命省孟容於軍中出則美意相迎
諷勉其兄歸則傳會吉語慰安其父咸豐四年三
月岳州官軍失利賊犯甯鄉季霞閒關至長沙存
問孟容孟容方以疾先歸其六月孟容將率舟師
渡洞庭而北季霞復送至省垣明年八月又自其
家二千里視孟容於南康中途聞羅君澤南督師
至義甯州而西將埽蕩岳鄂之交規復湖北孟容
亦分領湘右軍從羅君俱西也季霞與兄會於羊
樓崗時我師遠來新有濠頭堡之敗士氣初復料
簡糧仗稍與休息賊據蒲圻縣得以其暇益築堅

壘完守備十月十七日我師進營白石鋪以蒲圻
南門地險而逼不利仰攻乃繞道出公安畝抵城
西駐軍鐵山湖北巡撫胡君林翼以師來會二十
一日辛亥分四路進攻賊阨險立柵穿塹數重鎗
礮環擊不可近閒出悍賊揚旗跳盪自辰至午相
持不決軍勢少卻季霞從兄督戰進曰事急矣賊
將乘我遂棄所乘馬獨步而前賊遽奔之季霞發
鎗斃二賊又鞭卒之少退者一賊伏下田發鎗中
傷季霞仆地孟容舁其弟歸營而自麾衆禦之短
兵確鬥驍將銳卒傷亡數十人賊亦大創我軍乘
間舉火燔其木柵煙焰蔽天五壘齊破是夕遂破
蒲圻縣克之孟容還營視其弟創在臍旁氣息僅
屬撫之大慟季霞徐曰兄勿爾命也語訖而絕春

秋二十有五事聞 諭旨追贈知縣照知縣例
賜卹季霞事兄致嚴以順而風韻各異孟容於士
類揚清激濁而季霞不置臧否孟容稍立崖岸別
白是非鮮所假借而季霞脫去畦封瞑無一語款
誠相接其臭如蘭以是人樂近之劉氏世居湘鄉
之四十都近歲兵事方殷有司分都團練季霞部
勒鄉人獨嚴整喪歸自蒲圻族之少長遠近之耆
德學徒與鄉者團結之丁壯會葬送死哭者至數
千人如喪親戚然後知其得衆宿將不及也咸豐
八年 月 日甲子葬於樂善里之王湖嶺配
孔氏國子監學錄廣璠之女生女一人無子以孟
容子培室為嗣銘曰
元二之厄兵氣崢嶸方州大府鼠卻狐驚提戈殺

賊年少書生厥少維何星終兩紀温玉刻茗翹翔
文史事親從兄辟咥而詔仗劍出門海飛龍嘯蒲
首之山故壘嵯峨一儒奮臂永奠山河位豈在大
齡豈在多我銘斯石萬代不磨

季弟事恆墓志銘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寅我季弟歿於金陵
軍中逾月喪過安慶國藩設次哭奠如禮遣之反
葬弟名國葆字季洪後更名貞幹字事恆少則落
落自將脫去町畦視人世毀譽及書史褒譏熾惡
不甚厝意不隨衆為疑信時或詰難參伍大破羣
惑嘗應縣試及學政試再冠其曹已而厭薄舉業
不肯竟學咸豐三年國藩奉 詔討賊召募水陸
諸軍季弟挈六百人以從提督楊載福侍郎彭玉

麟始皆客季弟所爲僚佐季亟薦此二人爲英毅非常器已願下之四年三月岳州兵敗季又亟白諸將無罪已願獨坐之其後楊彭二人果以水師雄視東南而諸將亦次第登用掇取高官大名獨季弟黯黜歸去築室紫田山中閉門絕人事身與世若兩不相收八年十月母弟國華戰歿三河季則大慟誓出殺賊以報兄仇而雪前恥鄂帥胡文忠公方廣求將材命季分領千人自黃州建旆而東十年正月連克太湖潛山三月始與叔弟國荃會師以圍安慶十一年八月克之明年爲今皇帝元年弟以正月師次三山三山者宣池羣賊四萃之區軍入援絕寇十倍我乃以計招降三縣義民之陷賊者嗅咻而厲使之得四千人編伍約法

用破魯港克繁昌下南陵蕪湖而國荃亦以是時克東西梁山徇和州當塗奪采石兄弟復會師進薄金陵之雨花臺江東久虐於兵疹疫繁興將士物故相屬弟病亦屢瀕於危定議假歸養疾適以援賊大至強起戰守四十六日賊退而疾甚不可復治矣季弟初以功叙儒學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克復安慶晉秩同知賞戴花翎厥後連克繁昌三縣天子雖以國藩前有辭賞之奏猶特賜迅勇巴圖魯名號至大破援賊晉階知府命下而弟不及見矣事聞遂追贈按察使照軍營病故例議卹詔書謂朝廷早欲擢用特以國藩懇辭留以有待嗚呼聖主之於臣家恩寵不訾獨惜國家欲大用吾弟與吾弟欲得當以報

國兩相須於微莫之中而卒不克少待以竟厥志
嗚呼茲所謂命焉者非耶季弟生以道光八年九
月二十日春秋三十有五曾祖諱竟希妣彭氏祖
諱玉屏妣王氏父諱麟書妣江氏三代皆封光祿
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鄧氏先第十月卒兄弟五
人自仲氏國潢外四人者皆從事戎行季無子以
國潢子紀渠嗣同治二年某月某日甲子葬於某
里某山之陽輒敘次事狀繫以銘語以寫吾哀銘
曰

智足以定危亂而名譽不並於時賢忠足以結
主知而褻寵不逮於生前仁足以周部曲而妻孥
不獲食其德識足以祛羣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說
嗚呼予季缺憾孔多天乎人乎歸咎誰何矢堅貞

而無怨儻彌久而不磨

閩浙總督季公墓志銘

公諱芝昌字雲書號仙九姓季氏道光之末咸豐
之初公以正卿內知樞密外督封疆 朝廷亟以
大事相屬而公矍然自以爲不足海內賢士亦第
宗其文章而若忘其政事之美公於文裁量完密
宮徵鏘鳴當世歎爲臺閣夷樸之音而又忘其營
度之苦至其身世備歷諸艱則知者尤少也季氏
世家江陰公會祖諱悳祖諱熙歲貢生累葉窮約
至考諱麟字晴郊者始以拔貢舉人官鉅鹿縣知
縣嘉慶十四年公侍王父從鉅鹿君於官所又迎
婦於衛輝婦翁爲王蘇儕嶠以翰林出守大郡兩
家皆科第名宦政聲溢於河朔寔寔光大矣無何

歲貢君卒於鉅鹿鉅鹿君坐不身捕妖民褫職遣
戍新疆踰年沒於戍所公所生長子旣殤又殤一
女又殤次子而鉅鹿君有官逋簿責益急籍家產
輸之官親知不相省錄胥吏侵侮殆無人理厥後
以道光元年舉順天鄉試三年考取國子監學正
學錄薄宦京師生事日絀蓋至十二年成一甲三
名進士而公之困厄餘二十載矣旣以巍科改翰
林院編修明年散館則大爲宣宗所褻御書魁
字於卷之傳別而大臣亦自登公首選旋又以大
考翰詹列高等簡授山東學政任滿還京充戊
戌會試同考官明年己亥大考復列高等奉使江
西主考浙江學政累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由是舉朝慕公遇合之隆臺省耆宿交口稱公詩

賦以諷勉後進儕輩斂衽皆以爲不及高才未達
皆傳鈔而模範之雖天子亦以君臣文字契合
爲足樂也公在浙丁母憂道光二十三年服闋入
都與考試差翼日召對宣宗嘉歎公文以謂他
人竭蹶喘汗有不能到汝則沛乎有餘譬之於射
汝穿楊百中矣語畢大笑公且感且悚退而以不
失鵠名其齋是歲擢禮部吏部侍郎督學安徽公
益兢兢恐無以育才厚俗上負主知二十六年
受代還朝明年充會試知貢舉殿試讀卷官
經筵講官衡文之事無役不從四方學徒翰林
新進輻輳造門請業而上察公忠謹廉介可任
艱鉅不復欲以校文角藝相屬蓋科目取士旣久
至爭聲律一字之得失而置軍國於不問宣宗

晚歲遠覽唐季明末之陋卹焉思有以易之亦預
憂治安之不可深恃也二十八年 命公爲倉場
侍郎是冬 命偕定郡王載銓查辦長蘆鹽務及
天津所屬倉庫二十九年 命偕大學士耆英查
詢東南兩河冗員浮費又一 命公馳赴浙江釐剔
鹽務清查倉庫凡政有奸弊叢雜輒屬公梳抉而
廓清之公晝夜稽覈不吳不揚盡得要領而於人
無所乖迤使浙未返有 詔簡授山西巡撫甫至
晉又內 召爲軍機大臣三十年 宣宗升遐與
諸王大臣受遺輔政 文宗繼序益欲以艱大付
公會廣西軍興南服不靖遂 命公總督閩浙公
鈞校官書發舊牘與新事雜治廢寢忘食未幾疾
作陳請開缺勿許咸豐二年病益劇屢疏乞退

溫旨慰留最後十一月 詔許回籍調理三年正
月返蘇之常熟家焉二月金陵淪陷賊乃日熾公
聞之大痛自以 朝廷重臣出洩海疆不能濟弱
扶傾副 聖主倚畀之意而時事糜爛又不克力
疾強起以效尺寸往往獨夜悲泣或爲詩歌以鳴
積鬱至咸豐六年而得偏痺之症十年蘇常失陷
挈家北渡又聞九月淀園之變益憂憤內傷不復
可支矣是歲十一月三十日薨於通州春秋七十
自公之貴三代皆贈光祿大夫如公官曾祖妣趙
氏祖妣趙氏妣史氏皆贈一品夫人妻王夫人妾
郭恭人皆前卒妾吳氏公沒後自裁以殉 旌表
如例子念貽道光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加四品
卿銜女二人長適翰林院編修陳彝次適鉅野縣

知縣張彭年孫綸全邦楨曾孫厚堃厚基厚鎔公卒時渴葬通州城東同治四年八月十八日始卜葬於江陰長山南麓當公在閩引疾方怪宏才若彼重任如此何遽謙讓勇退及歸田數載而憂國乃更甚於當官之時而當世之自以爲能負荷非常者覆轍相屬乃不忍聞然後知君子歆然之抱誠不易量度哉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兩社貞卜實啓季宗世閱休德集於我公十韜一瀑積塞乃通發爲宏篇藻火笙鏞輶軒四出使節落旄冥索章句盡拔其豪靡幹不采何埴不陶天子曰咨時有屯蹇道有平頗著在前典良臣幹之天迴斗轉斂此鴻文謀奠乾坤入筦天樞出帥海濱鋤奸詰蠱萬緒交紛每況彌恭若虛若無讓

賢避位長往江湖心摧形瘁與世同臞我貢春官出公門下斯鑄斯鎔或躍於冶岱宗云頽有隕如瀉紀續埋幽用詔來者

仁和邵君墓志銘

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入杭州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訪余祁門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紹興老母考終羸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不果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二子順年順國轉徙滬上余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饑困其父麾家人出避圖延宗祀亦詭詞自稱將出遂泣別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

以無定問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克復順
年奔哭周詢具得三日不食罵賊遇害狀實以十
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於是始除次執喪赴告遠
近浙江巡撫上其事天子下詔褒卹然後知親
在則避親沒則死賢者遭難如其不苟也位西
之學初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爲則擯斥
近世漢學家言爲文章務先義理不事縉色繁聲
旁徵雜引以追時好厥後以舉人仕京師爲內閣
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與上元梅曾亮伯
言臨桂朱琦伯韓數輩游處博覽國故朝章其文
益奧美盤折亦頗采異己之說旨自廣詢訪高才
秀士折節造請交譽互證酣恣而不厭狎習而彌
虔然位西性故戇直往往面折人短以謂書籍所

無公何得漫爾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三諫焉無問
新故疏戚貴賤時否一切蹙頞相繩人不能堪終
以此取戾於世大學士琦善公在獄嘗發十九事
難之大學士賽尙阿公視師廣西手疏七不可諍
之諸公貴人病其峭直由是齟齬焉不得安其位咸
豐四年坐濟甯防河無效吏議鐫職位西旣罷歸
則大覃思經籍纂著尙書通義孝經通義詩古文
若干卷飢餓圍城之中猶著禮經通論誦聲鏘然
徹於巷外亂後僅得禮經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之
淮安蓋不能什之一二餘則散佚矣位西之曾祖
王父寶勤王父又曾父宗贄本生父鳳儀世箸清
德有兄懿藩早喪無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二人順
年歸自杭州未得父尸大痛遘疾同治四年六月

十三日沒於金陵余恭人少而刲股療親晚而事姑有聲既痛其夫又悲其子七月十二日亦卒嗚呼傷已國藩於是命順國與其壻鄭興儀具位西衣冠葬之西湖二龍山以余恭人及順年祔順年之妻伊氏前死賊中至是亦以衣冠祔葬銘曰城有時而爲湖海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烏可以常理測彼昊天善不必福久矣曾不自夫子而始然愍東南之大戾仁聖與螻螻而同捐箸述盡其蕩盡僅弔煨燼之殘編文之精者不復存存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之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爲神祇所許而下爲百世學者之所憐

張君樹程墓志銘

君諱善準字樹程號平泉晚更自號愚公武昌張氏考諱以誥國藩嘗表其墓既詳其世矣君孕育前徽出入造次不離古先之訓既補縣學生員以制舉之文震耀於時主學政者每嗟賞之舉以爲羣士式君顧不以自憙獨有志於樸學之塗篤好浚儀王氏困學紀聞崑山顧氏日知錄二書刪取其要別爲一編手寫數通亟繹而不厭博覽而彌深前所謂舉業者漸高簡而不諧於衆遂爲歲貢生以終與之遊者但見其於科目仕宦窮通得喪豐約毀譽泊乎未有以干其慮也及聞時政安危賢不肖進退當否乃憂之樂之如其家事則相與怵焉起敬粵賊之起賢人君子往往殉難或闔門同盡君聞輒悼痛語及卓行奇節則泣然泣下如

喪周親一夕篝燈讀書忽甚悲失聲舉家驚起趨視君方手一編顧曰有傳胡巡撫祭李帥文至者余讀之不覺哀而一號耳胡巡撫者益陽胡文忠公林翼李帥者湘鄉李忠武公續賓時方戰沒三河天下所共傷也自是兵事利鈍家人相戒不敢以聞閭里過從相與遺懷望治道吉語以忘憂君一接以恭謹遇耆長怡聲酬對如恐傷之自敵以下褻能獎善温温致敬終不以有故而加慢姻好或有患難疾疢早夜省視匍匐護持時其有無而周濟焉人咸謂君爲慈惠之師緩急可倚杖矣然君性實剛介嫉惡如讐深恨昏墨之吏暨士人居家者財利與賈豎競錙銖者以謂天下大亂端由此輩意不快則昌言誅責唾而斥之或以書抵友

朋其語絕痛又嘗戒其子裕釗汝才薄慎無求仕苟仕慎無爲身家謀居民上而黷貨是穿窬也神不福矣聞者凜凜然後知君之德不得僅以仁厚名也同治三年十二月十日卒於家春秋六十有九所著有史學提要續編六卷妻金氏秉禮習勞儉而澤物子二人長裕錯次卽裕釗舉人積學能文女子二人孫幾人某某年月日葬君於某縣某山裕釗來徵銘銘曰
訥訥哲人斯須繩矩遇事激發剛亦不吐慟恤忠良有涕如雨譏貶姦負有舌如斧能好能惡是謂至仁邈然物外未侵一塵樊口之南重湖之濱藏骨黃壤垂範千春

苗先麓墓志銘

君諱夔字先麓肅甯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
好爲科舉文藝而竊者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
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滯解而趣昭已又得顧
處士炎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
年二十餘卽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籀一書授徒
窮鄉制藝試帖之屬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
去君益冥心孤往予焉寡儔閒之河閒城外得漢
時君子館塲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
以爲神者餉我以慰寂寞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
君聞而敬異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爲學使沈
侍郎維鎬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
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論音學源
流由是譽望日隆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共

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文端
公寓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覽山水又以
其暇編摩撰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學道光二
十一年祁公還京師乃醵金刻君所著說文聲訂
若干卷說文聲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
讀一卷君以爲許叔重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
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顧氏音學所
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
旣雜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
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彙括羣經之
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讀馮君譽驥視
學山東國藩薦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
齒衰而倦游矣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

祁公及元和吳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既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閒子貞嘗命工圖己及石舟及君三人貌蓑笠而處田閒蓋三人者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貧耒者伍也君既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世音學暨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褒譏亭決窮日夜不倦閒亦過余劇談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士亦有掣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箸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夔按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夔之爲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大笑君徐又曰吾家有戇僮昨者日晏吾責豎

子何不具食僮輒報以錢物罄矣欲以何具吾柔聲謝之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爨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恨獨平生箸書尙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京展轉兵閒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王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箸書曰說文聲讀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鉤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衆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徇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銘曰

視以多歧而曹聽以雜奏而聾技之精者不能兩
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通課形而得聲勘異而得同
黜陟百世惟許君是崇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
抱此孤賞永奠幽宮

唐確慎公墓志銘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
之善化四傳至諱煥者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
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即用知縣官至
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 誥贈通
奉大夫配李氏譚氏俱封夫人譚夫人沒而葬於
山東之肥城布政君及配寧夫人皆踵葬肥城公
以父命徙籍山東故又為肥城人焉少而邁異精
勤嗜學如渴以廩生入賞為臨湘縣訓導嘉慶十

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
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
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
淮鹽引地一疏吏議鐫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

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

公鑲之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之命厥後再為平
樂府知府一為安徽甯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
府糧道拜山西按察使遷貴州按察使擢浙江布
政使遷江甯布政使敷歷於外蓋二十年其守平
樂也亭平民謠之獄而解其仇屢磔劇盜境內肅
然是時布政君解組東歸僑居金陵公聞母病即
引疾去官省親江南既遭內外之艱皆北葬肥城
廬墓讀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

二年廣東湖南生徭爲亂公出防邊圍內譏奸宄
往來富川賀縣安撫熟徭獸擾而兒蓄之設立五
原學舍延師教讀羣徭大悅檢郡中煽亂者譚于
先等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貴其脅從千餘火其名
籍一無所問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
曰非吾能正之某縣尹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甯
拯災修廢百度畢張時總督陶文毅公澍寢疾公
代行使院政事文牘如山賓僚填咽味爽而勤職
丙夜而不休忘寢輟餐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劾其
多病近藥廢閣公事又雜撫他端以相訾毀 朝
廷遣使者按問率無左驗 宣宗知公端謹一切
弗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 內召爲太常寺卿
道光二十年四月也公潛研性道宗尙洛閩諸賢

所至以是敕其躬亦以牖於人亦時時論箸以垂
於後在翰林時箸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
輔水利等書在廣西著讀易反身錄居喪著讀禮
小事記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授設立
義塾誨誘寒畯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甯亦如之
及入爲九卿又著易牖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俊
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倭仁良峯侍郎吳廷棟竹
如侍御竇埒蘭泉何文貞公桂珍輩皆從公考德
問業國藩亦追陪几杖商榷古今觀其陋室危坐
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
時賢殆不逮也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
文宗踐阼有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外
利弊無所不罄 諭旨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強之

服官令還江南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
賊犯湖南急欲歸展先塋咸豐三年乃自浙還湘
卜居於甯鄉之善嶺山深衣蔬食泊然自怡晚歲
著讀易識編次朱子全集別為義例以發紫陽之
蘊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疾卒春秋八十有四
其家函封遺疏郵寄東流軍中國藩以聞 天子
軫悼予諡確慎配王氏楊氏皆封夫人前卒無子
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
女三人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又八年國
藩始追為之銘銘曰

俗學徇時行與名釣孰捐其華而練其要唐公翼
翼與世殊趨懼明戒且篤信程朱有譏其隘或諷
以迂浩然不顧履我康衢 顯皇初政詔徵國老

造膝前陳嘉謨要道願致吾 君上躋軒昊進退
以禮斂茲宏抱宦遊所至我求童蒙晚居京國羣
彥景從何才不育有金皆鎔以善孳善偕之大同
播此芬韻昭示無窮

歐陽府君墓志銘

先生諱凝社初名鼈晚易今名字福田歐陽氏先
世自江西徙居衡陽曾祖天鼎祖心墩父順源并
有清德曾祖妣氏劉治家嚴肅祖妣氏蔡妣氏蔡
均以節孝旌表於 朝國藩所作歐陽氏姑婦節
孝家傳者也先生生三歲而孤恪遵母訓跬步必
謹母或戒之無觸忤人即終身不以言色加人或
戒以慎無耽酒即沒齒不近杯勺稍長嶷然自厲
於學不假董督日埤月增既入為學官弟子旋補

廩膳生遠近歸仰交幣迎致適館課徒凡四十年
主講蓮湖書院者又十年門下生箸籍數百人其
高第者與之稽經講藝兼及敕躬之道成物之方
其不帥教則訶求饋責屏斥門牆之外初雖怨望
後常悔憾自愧不爲良師所齒從之游者恆守繩
矩雖垂老而憚文如初先生疏於治生臨財則辨
別精審若將浼焉一歲中學徒束修之資不足自
給往往隨事散去少以孤童爲叔父成材所養晚
節竭力賙之宗祀不足於資先捐金以成之議爲
衡陽裁減錢漕浮費有啖以利而尼其事峻辭卻
之事成而合邑德之其它人事問遺率常謝絕人
謂先生少貶其節可致饒裕先生獨謂取舍有義
神明難欺吾心所不許者天道亦不與也道光末

以歲貢生候選訓導同治初 誥封奉直大夫配

邱氏 誥封宜人子二人柄銓廩貢生候選訓導

柄鈞光祿寺署正女子二長者歸於國藩次適彭

治官孫六人定果湖北候補同知直隸州定楸侯

選縣丞定枚府學生員定樞定楫定幹孫女五人

曾孫二人同治八年五月初九日疾卒春秋八十

有四自七十以後不復授徒遠方家居課孫細字

鈔書講論不倦同治六年歲在丁卯孫定枚入學

爲附生先生以嘉慶丁卯入學授室至是六十年

矣乃用昔者成婚之日燕客受賀遠近歎美夫婦

既皆八十而先生之伯兄八十有五暇輒過從相

與道幼時瑣語以爲歡自詡爲家門之祥人亦祥

之夫其孝友雍雍敦善不怠殆所謂無忤於天人

者復奚憾於其死邪嗚呼可銘也已銘曰
衡西兩世貞節之門實生令德孝子孝孫上承慈
訓下啓後昆位豈須顯身蹇道尊名豈須震多士
崇信小叩大鳴甄陶羣儔獎誘自寬壇宇自峻七
十碩師還山娛老耄而從兄推黎讓棗亦有孫曾
質文完好金籀匪貴一經是寶家有休徵英彥輩
興門有上瑞和氣薰蒸其休其瑞人世同稱若考
隱德吾銘可憑

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志銘

君諱善慶字伊輔號養齋丁氏世居清泉之白沙
里幼孤從母劉太淑人育於外王父劉文恪公家
自少而好惡欣戚不主於己惟母志之從長亦如
之終身亦如之久處京師寄籍宛平由順天府學

生中式道光壬午科舉人明年癸未成進士選翰
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歷階爲國子監司業
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
其任職爲國史館總纂庶常館提調文淵閣
校理奏辦院事日講起居注官其使事爲戊子
科貴州鄉試正考官辛卯科廣東鄉試正考官乙
未科會試同考官其秋順天鄉試同考官丙申以
後迭爲廣西學政君雖闇然自敕無所矜異宣
宗嘗從容問翰林中孰爲篤學曹文正公舉君以
對天子旣異之在廷名卿耆德亦多稱歎以爲
令僕之器歲月可冀君以母老懷思鄉里歸自廣
西遂解官養親於長沙早歲事母執爨必躬泔米
必潔至是益加謹焉母或加餐輒喜述諸人以爲

至幸或有饋賜輒豐其好貨端篋而將之或體中
不適則憂皇如不終日或意有不懌則長跪引咎
既解乃起或將他適則先於其所往百物畢齎所
欲立應室無纖埃庭無高語一身肅戒舉家兢兢
宦游餘財為其弟□□所耗君則經營置產以覆
弟短而悅母心舅氏劉若珪謫官遠戍君又傾其
前產以贖舅罪而慰母於地下蓋畢生孺慕自順
親外不知天地更有何事也母沒數年而廣西寇
賊大起咸豐二年秋攻圍長沙君矢死堅守寓書
其弟曰城陷弟收吾骨於桂樹旁井中矣日夜令
其子馴巡警周垣馴以勞致疾妻蔡氏割股療之
不愈遂卒君乃曰兒致身衛國婦割肉救夫吾門
之祥也吾母幸而考終吾身若家皆可殉難尚何

惜哉賊退則趣治戰船以濟水師立共武社使諸
生與衆練卒肄習火器事上議敘加三品銜論者
謂謹厚如君乃能臨危應變如是為不可測也同
治八年六月十五日卒於家春秋八十其年十一
月十六日葬於北關外洪山渡饗堂坑莊山之陽
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贈中憲大夫曾祖妣氏某
祖妣氏某贈恭人妣氏劉累封恭人晉贈淑人
旌表節孝配陶氏某配周氏妾呂氏生子馴早卒
乃以弟之子驊為後妾廖氏生子騏女六人孫四
人焯煥煊燧皆驊出煥復出為馴後女孫二人君
之學詳於治經尤嗜易春秋著有左氏兵論主講
嶽麓書院二十餘年以洛閩正軌陶鑄羣弟子亦
頗參陰德感應之說警發愚蒙生徒翼翼無敢軼

踰法度庶幾以身教者銘曰

不斲不礪不揭己以爲崇公以校士毅以卽戎勇以辭祿位而誠以啓羣蒙皆以仁孝爲之本本立而用自不窮老成逝矣康此幽宮

郭依永墓志銘

依永名剛基一名立旉姓郭氏吾友筠仙中丞嵩燾之子而國藩之第四女壻也少而羸弱善病就學數歲猶戒其師無過督責年十四五筠仙奉命巡撫廣東依永從親於南海使院遜志研求學以大進其後從親還湘益有慕乎古人述作之林自場屋經義律賦試帖以至唐人楷法名家繪畫皆窺其藩而究其趣而於古近體詩爲之尤勤同治七年以試藝冠其曹補縣學生員父兄或詔以

專事科舉之業而於詩姑輟焉依永以爲志廣塗遠安能敦敦獨事舉業退輒矯首長吟叢稿滿室有龍光輔樹棠者老僧東林者年皆六十與爲忘年交時時相從倡和不厭或騎駿馬挾一僮薄暮游古寺覺句以歸用是自適依永之詩嗟峨蕭瑟如秋聲夜起萬彙傷懷又如閱盡陵谷千變了知身世之無足控搏者長老皆怪名門少年不應有此東林亦嘗詰之依永則自謂吾每爲詩百感中來不可遏抑竟以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病卒年才二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皆以筠仙貴 誥贈榮祿大夫曾祖妣氏某祖妣氏某妣氏陳皆 誥贈一品夫人子二本含本謀女生月餘而殤疾革援例爲員外郎同治九年某月某甲子將以品官禮

葬於某縣某山嗚呼衰齡而哭子仁慧而不壽皆
人世所謂不幸然聖賢有遭之者矣豈天之所可
否與人閒所稱善惡禍福其說絕不類邪抑人事
紛紜萬變造物者都不訾省一任其殃慶顛倒漫
無區別邪天人感應之故自昔久無定論依永之
生其詩已頗知一得喪齊彭殤之旨今其既死殆
將沛然而大學矣於是述吾所聞爲之銘辭以質
幽遐亦塞筠仙之悲銘曰

吾聞君子之畏天命有如孝子之事庭闈苟遭禍
謫敬受不疑恭若申生順若伯奇又聞道家之言
與化推移縱心任運有若委衣雖宗旨之各別要
安命而無違覽依永之詩篇似多見道之詞胡含
愁而鬱鬱豈其中不自持修德之報或爽雖神

聖不能測其微主之人者爲吾能爲主之天者吾
安敢與知等死生於晝夜信長短之有涯存者抑
情而復禮逝者奠魄而永綏

羅君伯宜墓志銘

君諱萱字伯宜湘潭羅氏處士某某之孫吾友候
選內閣中書汝懷研生甫之子也少而穎特旁通
飫聞庭訓多所開解咸豐四年國藩率師自岳州
逐賊東下強挈君以俱東是歲克武昌破田家鎮
攻九江舟師不利於湖口明年國藩至南昌重立
水軍進屯南康視陸師於湖口弔忠武公塔齊布
於潯陽君展轉相從跬步必偕余或口占書疏君
輒操筆寫錄或危急之際君甘心同命而外則美
言相溫諸將或輕重不得輒爲之通懷使各當其

意以去又明年羣寇環集江西陷沒五十餘城諸軍多壞散乃授卒三千人令君領之赴敵初戰建昌繼攻撫州既又會擣瑞州君之躬臨行陣自此始也其後湖南援師四至江西稍稍解嚴君以久役請急還湘國藩亦以咸豐七年丁憂去職君既暫脫兵閒則假館以課學僅製造詩詞以酬勝侶作蠅頭細字以與古人較離合於豪芒負篋走場屋以競得失於有司漠然若不知有世變者未幾駱文忠公秉章檄辦湘潭團練劉總兵培元招至鼎澧又招至衢州與謀軍事君稍規大計不甯久留自浙西旋省余於安慶又省其從兄逢元於當塗軍次亦不欲久居會所親黎福疇沒於涇縣君遂護其喪及其孤嫠以歸同治二年廣東巡撫郭

公嵩燾招君至粵屬以創立水師君又遜謝而歸每歸從事文藝與諸生比肩就秋試如初久之佐某君治威信軍又自領一隊曰威震軍防禦粵賊事定散去蓋自是君亦倦遊不復有意於兵事矣七年冬記名按察使黃君潤昌征苗貴州要君偕行君慨然曰是足與有爲吾所敬也吾不可以已八年正月至黔師比有功遂克鎮遠府衛兩城道員鄧君子垣提督榮君維善兩軍來會迭克關寨欲遂由施秉以達於黃平氣銳甚師至小甕谷瀕以道隘箐深爲賊所困君與文武將弁十八人者皆死三月二十二日也嗚呼君之於戎事亟就之亟去之天於君之勳名若成之若吝之乃卒不得一當而委骨於荒徼絕壑之中果何爲邪儻所謂

命焉者非邪事聞 諭旨照按察使陣亡例賜卹
贈太常寺卿銜世襲雲騎尉恩騎尉罔替君幼有
夙慧二歲能識風翦兩字自真草法書古文詩辭
以至科舉之業俱有義法既入學爲優行生從軍
累歲敘功至同知直隸州加知府銜其論吏治軍
政皆貫徹古誼而不戾於時向使得守一官統一
軍與當世之成名者校何渠不如邪然終不得藉
手以一伸其志此君子有陶鑄人才之責者之咎
國藩所以內疚而尤惜之也銘曰

孰推焉而屢起孰尼焉而屢止孰予以飛躍之資
而不假以升斗之水出躍馬而橫戈入稽經而詼
史亦何慊乎時賢胡亨於彼而屯於此終效命於
蠻陬長賈志其何已蓋憐才者之悲而竊位者之

取

甯津龐君墓誌銘

君姓龐氏諱朋字君錫以字行更字百朋先世有
自昌黎遷河閒之甯津者遂爲甯津縣人大考復
還考自誠皆以君子際雲貴 誥贈通奉大夫祖

妣孫氏妣李氏皆贈夫人君少而篤行勛學事父
母存得其歡心沒能盡禮有兄四人以父命析居
君所應得資產皆擇取劣下者又稍稍推其所有
以全友愛讀羣經及諸子書能得要領手錄口誦
鏗鏘疲執而自勉不衰尤耆宋儒程子朱子之說
顧躬行何如不爲空論屢試輒黜最後儀徵吳文
節公視學直隸乃識君以爲績學之士擢置上第
補邑增生君旣不屑爲速化之術不得以其所學

瀑之於世則擇後生儁穎有志之才鍛厲而淬濯之范成其器出君門下者率有聞於鄉里而君之子秉彝訓被知於有司通籍而仕者二人當咸豐癸丑之歲粵匪渡河北竄畿輔被擾運河以西郡縣騷動咸欲團結鄉勇各固境圉君建議阻運河而守可省勁兵數萬籌畫垂定會鄰邑爽約計以不行然甯津終得保全者資君所訓練鄉兵萬人之力由是遠近人知君不獨學優行高又有應變戡亂之略也際雲仕京師仕熱河數迎養君耽於田園之樂到官所未幾輒復旋里年七十有六以咸豐九年己未三月初五日卒於家同治九年庚午 誥贈通奉大夫如其子際雲官娶同邑宋氏專靜煦愿天性儉勤事舅姑事夫里之人稱曰賢

婦教成其子服官中外所在著績人曰太夫人之誨實然稱爲賢母以子際雲貴 累封夫人就養揚州逾月終於揚州公廨實同治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壽九十距通奉公卒時十有一年矣子三人際韶力耕不仕際咸舉人官戶部主事際雲由翰林改官刑部以軍功游擢江南鹽巡道權兩淮都轉鹽運使司女子二人適楊惠琇李萬倉孫二人作森澤鑾孫女十八嫁者七人先是江蘇巡撫丁公之母某太夫人將以九十生日稱觴先一日而卒際雲在揚州亦將以十月十四日肆筵娛賓爲母宋太夫人壽而太夫人先六日卒江南之人皆謂兩太夫人德稱其福而微以不得旅進祝嘏爲歎夫壽至九十有賢子孫此人閒所不多觀兩太

夫人可以無憾豈藉一二日之宴樂以爲榮觀哉
獨國藩重奉 朝命蒞兩江疏陳衰年多疾不任
艱劇不宜久點高位既不得請則私恃友朋之同
官江南者匡余之不逮而共底於治今丁龐二君
先後以母憂去職或南踰嶺嶠或北歸燕薊於余
心不能無離別之愴爾際雲於咸豐丁未考覺羅
官學教習庚戌考國子監學正余皆閱取其文故
執摯於余又館余家教余子者數年同官江南亦
數年爲余言通奉公太夫人之德甚悉將以明年
扶柩還里豫來乞銘銘曰
通奉之阡附者夫人孝視其事親共視其事彙行
視其身學視其所尊慈惠感人視諸其鄰種德斂
福視其子孫其永不朽視茲銘文

遵義黎君墓志銘

君諱愷字雨耕晚自號石頭山人遵義黎氏曾祖
國柄祖正訓廩貢生考安理舉人山東長山縣知
縣長山君二子長曰恂字雪樓雲南大挑縣知縣
君其次也雪樓厚重寡言氣蓋一世君則儻通
易周覽羣書兄弟閒自爲師友長山君少遭不造
備歷艱險既見二子之成乃大歡慰二子翼翼趨
承食必佐餼饋必奉饗應唯猶嬰兒也嘉慶十八
年逆賊林清等倡亂內煽京師外起滑縣河南北
山東直隸震動時長山君仕山東雪樓侍於官所
譌言四起或告於貴州曰長山破矣縣令殉城死
矣雪樓殉父矣親屬都無存者僅存兩孺子漂轉
吳楚閒去矣君於時奉母楊太宜人在家聞則北

望號痛請於母刻日戒途赴山東之難至長山則
闔門故無恙傳者妄也由是遠近以孝歸之君曰
父兄得全幸也庸有稱乎雪樓之自桐鄉以憂歸
也家居十五六年君晨夕造請進止雍雍語或不
合亦敬應之而徐理之終無所忤雪樓嘗病喉痺
絕言與食君午夜禱於宗祏泣曰我不及兄兄不
可死必死者請以我代喉亦旋愈其敬嫂也如嚴
其兄其訓羣從如教其子蓋歷久而不改至其終
身亦卒不少懈居京師有友曾某之喪新尸猶厲
雖其兄亦畏惡不敢近君就舉而斂之必恪必躬
見者感歎君少而善病長山君雅不欲強之學而
博涉多通窺見百家要指以縣學生中式道光乙
酉科舉人十五年乙未大挑二等補貴陽府開州

訓導二十二年十二月辛卯以疾卒官春秋五十
有五卒之日囊無十金之蓄士無識不識莫不惜
君之位不稱其德又不獲耆壽以昌其教澤也嗟
焉若有憾於天地至其孝友篤行饜於人人之心
者則誠服而更無遺憾然則君之自省與後之論
世者亦可以無憾已君配張氏妾吳氏劉氏子四
人庶燾咸豐辛亥科舉人庶蕃壬子科舉人候選
知州庶昌以諸生獻策 闕廷 天子褒嘉 特
授知縣候補直隸州知州庶誠女五人皆適士族
孫四人孫女五人咸豐七年四月葬君於河西小
青桐林其後閱十五年庶昌乞余追爲之銘銘曰
賢聖盛業豈貴高名其道甚邇事親從兄穆穆碩
儒黔南之特韜斂英奇以修內則聞變趨庭萬里

戴星禱疾身代感徹百靈胡誠不格何施不普化
被梟狼澤以甘雨生徒濟濟飭爾五常白華孔絜
馨我膠庠亦有賢嗣文行竝卓埋石茲邱永貞喬
嶽

劉忠壯公墓志銘

君諱松山字壽卿少而沈雄豁達通曉家人生事
親長稱譽以謂足昌吾門咸豐壬子癸丑之間粵
賊度嶺北犯圍長沙陷武昌吾邑二三賢俊召募
丁壯激揚家聲毅然有討賊之志君實隸王壯武
公鑫部下號曰老湘營轉戰湖南北江西諸省歷
有名績王公既沒則從張忠毅公運蘭戰於江西
饒信諸郡追餘寇於閩邊別擊逆黨於廣東廣西
才望日彰超越輩流矣咸豐十年余檄老湘軍及

鮑超之師防勦宣歙攻牢保危蹀血二年始克徽
州甯國兩府張忠毅以疾歸里君乃與易紫橋分
領老湘營之半自持樞柄堅守甯國涇縣等城屢
卻巨敵以底於江浙大定同治四年國藩奉命
攻討捻賊捻賊者始於安徽河南而蔓延於秦楚
燕齊者也其叛亂稍後於粵匪而梟悍略同其步
隊少於粵匪而驍騎逾萬剽疾過之湘中士卒慣
戰江濱未習車騎馱運之勞不樂北征獎之而不
勸痛之而不服君獨感奮請前部卒不願北渡者
殺數人而事定師至臨淮易紫橋病歸定安謹按
壬申歲正月作屬稿僅三百餘字病發輟筆距易
實時僅數日耳文雖未完不敢輕廢謹依元稿錄
出以見珍重
手澤之意

I 124.5 014624
14621
:4

I 124.5/14621/:4

書名 曾文正詩文集(冊4)

146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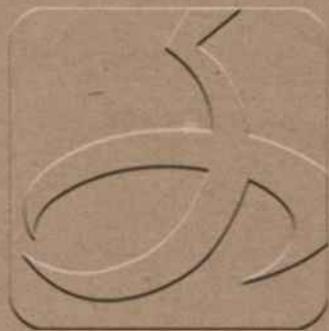
借者姓名	借出日期	還書日期

曾文正公文集卷三



71014936

曾文正公詩文集（全四冊）實價國幣一元六角



4.5
621
4